



MG  
114  
177/2

Ba 133



3 1763 9624 4



# 勝利的微笑

以後擺動一

們候着

又臂抱

沉，

# 勝利的微笑

## 目次

次	目	
一	母親……	一——
二	窮苦……	一四——
三	謀生……	三三——
四	工作……	四一——
五	失蹤……	五五——
六	掘薯……	六七——
七	厄運……	八五——
八	離別……	九二——
九	別後……	九七——
十	冬獵……	一〇七——
十一	勝利的微笑……	一一五——
		二二六

# 勝利的微笑

## 一 母親

這叫西麗難爲得真沒辦法。怎地老牛法格林今日總不想吃，甚而西麗又把些薑和三四條小魚拌在草中，牠仍是不想吃下去。這老牛祇是用牠的鼻在槽裏胡亂抵觸，就是在發噎聲裏，也是表示着厭倦不想吃的樣子。牠又用自己的頭部在槽上亂撞，好像是把草料倒出去似的。再抬起頭來看一看西麗，又發出一種長而悲的哀鳴——「哇——」！這聲音裏帶出來的悲慘，直使得這位小姑娘的眼眶裏，不自禁地充滿了熱淚。這很明顯的，老牛也怕母親會不見了呀。是呀，母親會常常照顧過牠的呀！噢！可憐的老法格林呀！

西麗走到法格林的槽跟前，想拍一拍牠的面頰。那時牠看見了在老牛的足部有一點泥，於是她就找了一把刷子，在老牛的足部且刷且玩的有好長的時候。最後，她就站起用雙臂抱着老牛的頸項，低聲的安慰牠說：『別難受了，法格林；母親的病不久就會好的，我們候着罷。』

她知道老牛也不會相信她說的話。那時老牛的感覺只是搖擺一下頭部，兩耳向後擺動一下。

西麗不忍再走下去。她走到門口，用自己的小布裙的角端，擦一擦自己眼中的淚痕。連法格林也不相信母親的病會復元的！

她回到自己的小臥室裏，看見伊翡——一位五歲的小妹妹——正在那裏收拾火爐。弄得滿臉漆黑，若是不洗的話，纔不像個人形哩。

「伊翡呀，看你成甚麼樣子啊！」西麗帶着頗莊嚴的語氣說。

伊翡說了一句道歉的話，她就跑過來用兩臂抱着她姊姊的頸項，手上的污泥也同時印到她姊姊的身上。她又搖搖擺擺的走到最遠的那個屋角裏，她的母親就在那裏床上趟着，她對她的母親說：「媽媽原諒我！」她的母親雖在疼痛之時，仍是勉強的向着她笑了一笑。她呼吸得很沉重。她嘗想着有孩子們在旁，不便嘆息，免得他們難過。可是嘆息的聲音，常常會情不自禁的發出來。她的孩子們聽了，的確是有些難受。自從昨天起，直到現在，她從未起床，總是在病中掙扎着。她也是在掛慮着：她想若是她真的一病不起的話，孩子們到底將怎樣過呢？在牠的家裏，除了幾個小孩子以外，再沒有別的人，而且年紀都是很小的，雖說都還玲巧，可是都還沒有自立的能力呢。

西麗今年纔十一歲，要算她姊妹當中最大的了；她常常儘她的力量忙做事，如掃地，刷器具，燒鍋做飯等等。她們還有兩弟兄，都是在林場裏作工，他們快回來啦。可是今天這

家呈現得非常的寂寞沉悶，西麗在忍着眼淚，不使牠流出。母親大半的時候總是在半醒半眠的狀態中，有時也向孩子們要口水喝。

西麗不時的到外邊門口細聽一聽，她想她的兄弟出去的時候太久了。最後她聽到了林場裏叫人的聲音。果然不久韜哥從林場裏出來了。他穿着踏雪鞋，拉了一「拖車」的木柴。雅禮在後面扶着木柴走。遇着陡的地方，他就在後面推着。他們筆直拖到山邊，經過西麗的身旁，到堆木柴的棚裏。西麗就跟着他們到柴棚裏去玩，這時她把憂悶的心思，都置諸腦後了。

「你們怎能拖動這多的木柴呀？」

「媽媽現在怎麼樣？」這是韜哥的回答。她聽了這話却不再笑了，兩眼滿了淚痕，回答說：

「啊！她病得很利害。」

他們急忙將木柴卸了，把拖車放好，就回到家中；這時西麗覺得稍微舒服點，於是就連忙預備午飯去了。

他們同母親談了幾句話。母親說她自己的病並不厲害；她怕孩子們難受，所以當着他們面前，總是忍着病中的痛苦。

後來她覺得心裏很不舒服，就對她的孩子們說，如果可能的話，可以代她請位醫生來看。可是不知道這時哈佛達村的人有往那裏去的沒有。韜哥即時回答說：

『我知道路，我穿上雪鞋，一直到醫生那裏，我想很快就可以回來。』

『我去好了』，雅禮緊接着說：『韜哥，你可以在家招護媽媽。』

『六七十里路遠的地方，你們倆個都去不得的呀！』母親以很細弱的聲音對他們說。

『媽媽，滑着雪去沒有甚麼去不得的。』韜哥不同他們強辯，遂即走進內房，要換衣服。雅禮也隨着他進去。

『哥哥，我去不好嗎？你年紀大些，在家看護媽媽好了。』

『可是你不知道路呀！』

『我不知道路？不就只那一條大道嗎？』

『不，若是我去，我就筆直穿這座山過去，可省一半的路程，大概今晚就可把葯帶回來。』

雅禮想了一下，說：『可是你敢說你真的知道那條路嗎？』

『你不記得我去年冬季曾去過一次麼？路是有的，不過這事可不要叫媽媽知道，怕她會担心的。』

『當然不告訴她。』

雅禮就轉回到房裏，心裏就爲他哥哥担起心來了。他想若是韜哥在茫茫的森林裏失迷了路，怎麼辦呢？他想到此，就覺得他應該同他一塊兒去。可是仔細一想他倆那能够同時離去呢。

韜哥預備好了，母親吩咐他一些話，並且教他見了醫生怎樣說法；又爲他默祝了，希望他明晚能够平安的回來。

於是他就將飯袋披在肩上，用粗大的聲音說：『媽媽，我去了，願你們都平安，回來再見。』

雅禮也穿上雪鞋，陪他哥哥走了一程。他們故意先向着大路的方向走，然後再轉向山路上去；因爲他們也不願意西麗知道韜哥是要翻這山林過去的。

雅禮在前面走，有意代他哥哥探探路道；他們走着，一言未發，好像他們彼此不忍分離似的，可是雅禮終於停住了腳，望一望他的哥哥。眼眶裏滿了熱淚。

『雅禮，好好招護母親呀，你自然是知道的。』

『當然，可是，——你一回來，我們就都快樂了。』他用一種支吾的語氣這樣說。他佇立在那裏，直到韜哥的影子在被雪蓋滿了的松林裏消失後，這纔轉身回家。



雅禮回到家裏，便竭力的操作；鋸木塊，並幫助西麗在牛棚裏辦雜事。有時坐在母親的床邊，呆呆的望着她，一句話也說不出。

天色已經很晚了，雅禮仍不時的走到窗前，目不轉睛的向着戶外的森林觀望，似乎是在那裏看一看韜哥的影子。他明知道這是無用的，因這時韜哥也許還沒走到醫生那裏呢。可是雅禮却禁不住不到窗前望一望。

惟望韜哥能夠找到路啊！在荒野的山林中找路，本來是件難事，尤其遇着這樣黑的時候，到處差不多都是一樣。那兇險的山崖，冰雪的溪泉，以及溼濕的草地，都是可怕的。往昔那些地方不斷有豺狼的足跡，恐怕這時還有也說不定。雅禮越想越不安；可是他每找着一件事情做的時候，就很快樂，因為他的思想可以不總想那些擔心的事情，時間也可以過得快一點呢。

——韜哥在山林裏一上一下，慌忙的全身都被汗濕透了。他望了望自己是否走的是正路，他不時地開闢新道，可是有時他是不得不在雪地裏找路。

天色離亮不遠了，唉，他總算勝過了他那可怕的冒險工作了。在隱鬱的山林之中，很容易得迷失路途喪掉生命。但他並沒有遇着危險，因為他知道耐着性走，或是沿着溪行，都能走到有人的地方的。可是他必須找近路趕去，不能是不能幫助母親的病好呢。他想起母親的

病——危險的病，他想起母親生命的危險，於是又鼓着氣力，向前加速度的走去。

在暗黑色的夜裏，他慢慢地找到了一條路，可以直接到山旁，他就順着這道前行。遇着坡子的時候，好似順水船的直奔下去。跑的真快，不多時可就到了一座村莊——醫生的家鄉，感謝上帝，不知醫生這時可在家呀！

幸喜那時醫生並未外出，韜哥就被招待進去，並陳述了他的來意。可是這位醫生看韜哥那樣小的年紀，來報告他母親的病，很不以為然，於是就問他，

「你今年多大了？」

「快十四歲了。」

「怎麼你來報告這消息，怎麼他們不打發一位大人來呢？」

「我們家裏沒有別的人。」

「沒有一個大人嗎？你是從那裏來的？」

「從法格利村，離哈佛達村不遠。」

「唉，不近呀，你怎麼來的？」

「我穿着雪鞋筆直來的。」

「這位醫生就注視着韜哥，注視了好久，於是就坐在棹子上開始和他對談起來。醫生和

他談着，問問他母親的病况，簡直把他當作大人看。那時韜哥自己也真是應對如流。可是也有兩三個問題是韜哥答不出的。

韜哥預備起身回家，醫生就這樣對他說，

『真是對不起的很，我沒有時間去看你母親的病；可是你母親的病，我想一定是肺炎，最好你回去找幾個大人招護她就好了。』

於是韜哥把醫生所預備的藥接過來，醫生又送他到門口，很和霽的拍着他的肩說，『好孩子，慢慢走，希望你母親的病早點好。』這幾句誠懇的話，給韜哥的勇氣不少。他想要這藥有效，母親的病一定會好的。

走哪條路回去呢？他躊躇莫決了，在夜裏到底是走原來的山路回去好，還是走這六七十里的大路好？還是取原道罷，只要路上沒甚麼意外的話。那至少可以早幾個鐘頭到家呢。

他說了一聲「聽天由命罷」之後，就起身向着山路走去。走了不久，他就覺得累了，可是這時由不得他累不累，只是提着精神趕路。

在倉忙的行程中，他總是想念着家中的人——母親現在怎樣了？他們希望他這時回來麼？不，這時恐怕還都不會想到他罷。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忽然他到家了，他們是該多麼的快樂罷。恐怕母親也一定特別的快樂呢。

他忽然停住了脚，看看自己週身，不覺打了個寒戰。這是到了甚麼地方！走錯路了罷？恐怕這時離正路越走越遠了吧。他到了他從未見過的一塊大平原地，當他初看見的時候，差不多使他大吃一驚。他站了些時，仔細想了一下到底如何辦呢？轉回去嗎？已經費這些力氣走上來，再轉回去真不上算。

倘若這時他知道是在甚麼地方的話，恐怕他一定會再闢新路，筆直朝着何保長家的方向去走的。

月光從雲中射下，在他前面的平原有隱約的光輝在閃耀，啊，這一定是個湖罷；可是他從未聽人說過這周圍有甚麼湖。

極安謐的他站在那裏不動，停了好久，舉首遙望星光，彷彿有種和平安閑的感覺侵襲到他心之深處，像天上的神在觀望他似的。這種思想使他有種愉快的情緒，因為他自問良心無愧，沒有使神怪罪的地方。他的母親也是常和他講過上帝會幫助義人的。這個時候，只要他需要幫助，上帝一定會幫助他的。上帝若這時幫助他，他是一生也不會忘記的，從此以後，他要專做好人像母親一樣。

上帝不是能賜一道火光指示人的路嗎？當以色列人在曠野的時候，上帝曾在他們前面指導路途，在黑暗危險當中，指示他們，現在他也能够做出同樣的事體罷。

果然有一顆流星從那塊平原經過，矮矮的僅像在樹杪上經過一樣。畫了一道火紅色的線，落到東嶺的後面去了。

這，這，這就是導路之光嗎？這就是上帝指示他當走的路嗎？還是偶然間的現象呢？

那時從一塊雲彩之中他就瞅見了北極星，那星是在他原來的地位——在北天空中閃耀。

他不迷方向了，他順着星光的線跡走去。這時他所慌忙的，只是趕路程早些到家。

他打算在湖上經過，一離岸他就覺得腳下的聲音有些異樣。據說這湖上的冰是不十分堅固的，可是這時他只得冒險了。這次渡冰，有關母命呀！他每聽見冰裂的響聲，就情不自禁的自言自語說：「啊，神呀，幫助我！」說着仍得加緊他自己的步驟前行。

湖的西岸是座小山，他又攀過去，攀過之後，到了一個大樹林場；那裏很暗，但走不遠，他找到了一條小道。他就順着這條小路走，筆直滑到山的盡頭。那時他看見在林洞之中有光亮閃照，他就走進去，見有一小棚子，聽見有人在內談笑。他就住了腳，解下雪鞋，預備進去打聽一下回家的正路。

他在那裏站着，回顧自身，忽然之間認出這個地方了；他從前曾來過這裏，離家只有七八里的路程。

到棚子裏坐一下，烘烘火，真是僥倖，若是能飲杯咖啡茶呢，倒很舒服。可是呢，他

不，他現在一定不能在此休息，他須早趕回家。於是他提着雪鞋，到一冰孔之處，在水裏刷洗了一下，把雪泥都洗去，再把水掀乾。

\* \* \* \* \*

那天晚上，雅禮在家也是很焦急的，在門口走來走去，焦急得只打寒戰。他爲他的哥哥焦急，同時也爲他的母親焦急。不時地在母親的床頭，呆呆地站着。忽然他聽到外面有雪鞋的聲音，他就急忙地走到門口。

「啊，你可回來了。你到了醫生的家麼？」說着他就拿起帚來代他哥哥打掃身上的雪。這時韜哥真的覺得累了，待掃完了雪，他就踟躕地走進房內。

西麗這小姑娘看見他的大哥哥回來了，喜歡得幾乎要落淚。可是這時候母親差不多一句話也說不出，他們把藥即刻交給母親，母親接過來勉強說了一句安慰韜哥的話。那時母親的腦筋已經不甚清楚，也分不出時間了。

次日早晨，韜哥遵照醫生的囑咐，特地到村子裏面邀了一位婦人來招護母親。

母親的病日漸加重了。腦筋不清楚，可是一稍微清楚點，她就祈禱。上帝現在一定不接她去罷，這四個可憐的小孩子怎能離開她！他們三年前沒有了父親，現在怎能再沒有了她？

啊，天父啊！天父啊！那時母親要她的四個小寶寶都來到她的床前，好擁抱着他們。那時，啊，那時！他們都落淚了。

晚上只韜哥一人在那裏，母親就對他說：

「韜兒啊，你能允許我一件事嗎？你可好好的照顧你的幾個小弟妹呀！」韜哥明知她說的是甚麼意思，他的心痛了。於是就跪在床邊，把面孔伏在母親的枕頭上。

「恐怕以後不能再和你們住在一起了。」她繼續着說。

「母親呀！啊，母親呀！」韜哥說時，聲音已經嗚咽。

「韜兒，爲我唸「主禱告文」。」

悲咽得更厲害了，於是他供着手祈禱，頭仍伏在枕上。

「好孩子，謝謝你，要做個好孩子小，永遠的像這樣的做個好孩子呀！」

「可是我以前總是做了不好的孩子了。」

「啊，是的，你是個好孩子……」

次日晚上，韜哥見着雅禮。

「雅禮，你現在沒有母親了呀！」

雅禮從床上坐起，當他從夢裏醒來知道這是真的事情的時候，他就倒臥被上，不住的嗚

咽起來了。韜哥依着床邊，呆望着雅禮。望了些時，以後就彎腰把被褥褶好。

『雅禮，不要哭，母親現在是很快樂的，你該知道我們仍會有一天相聚的。』他說着，自己的眼淚也不自覺的潸潸下墜了。

『我們從此可零落了！』雅禮忍着哭聲說。

韜哥一言不說，自己也上了床，摸着雅禮的手，並臂的躺着，深入於悲痛的境地。他們弟兄二人彼此握着手，緊緊的握着。好像此刻的心心交感是他們彼此立願的時候；不管外面的環境如何，他們就這樣的握着，黑夜白天，緊緊的握着，直到人生的盡頭。



## 二 窮苦

可憐的小伊翡！她一點不會相信她的母親到了上帝那裏，她親眼看她躺在床頭，她爬上去撫摸她的面頰，但她冷了，竟冷得如冰一般。她的面龐也顯得慘白奇異，伊翡看着竟害怕起來。她便叫韜哥多放點柴在火爐裏，因為「母親的面頰冷得真厲害呀。」她還這樣說。

於是照顧母親的那位婦人——龔喜德走來把伊翡抱在膝上。「母親不會再冷的，她到天上和上帝同在了。」她這樣告訴她。

伊翡聽了望着她歡笑得眼淚都流出來了，說：「你真看見她在那裏嗎？」她下來向着門前走去，因為她想親自去看看；結果她沒看到母親，也沒看到上帝，連星兒也沒看到。哦，不是，母親不在那裏。這是因為龔喜德女士看她年幼，才這樣告訴她。平日他們告訴她許多這樣好笑的事——有時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有什麼意思。這時伊翡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最後她獨自偷偷地到牛棚裏，躺在乾草堆裏哭泣起來。

雅禮看見了她，便走來坐在她的身旁。說：「伊翡，今日給了法格林鹽水喝沒有？」她舉頭望了他一眼，仍然躺下了。

「我和韜哥正在做一乘小雪車給你，伊翡。」  
她只管繼續的嗚咽着。

雅禮更移近她的身旁並摸撫她，向她的耳邊輕輕的說道：「母親只是睡覺了呢。」她猛然抬起頭來，充滿了奇異驚慌的神情望着他。「她是睡了嗎？好，你快去叫醒她來，雅禮。」

「我不能夠。她要久睡，一直睡到上帝來叫她。」

「要久睡嗎？他明天會來吧？」

「不是明天，還要久一點。她醒來的時候，她的病便好了的。」

伊翡拭乾了眼淚，沉思了一會。「母親是不是取法格林的奶去了？」

「我想是的。」

「不知我的紅襪子打好了沒有？」

「是的，只要我們是聽話的好孩子，她一定會打的。」

「哦，我正要做這樣的一個好孩子呀！」

伊翡確實是一個聽話的好孩子，她一天哭的時候很少。但這時她一想到冰冷的母親，她的一顆小心靈便碎裂了；她却竭力壓住自己的情緒，嘆聲氣，就轉念去想雪車和法格林的牛乳一些的事去了。

新的事物一幕幕地演變，可是每一件伊翡都參加了。鄰家的婦女們接二連三的來到她

家，並帶些好吃的東西送把他們。最怪的是何夫人把伊翡接到她家去住。在那裏大家都爲她忙碌，剪的剪，縫的縫，伊翡在那裏僅住上了兩三天，便從頭到脚的穿得一身新。後來他們乘着華美的馬車把她帶回法格利村去。在路上馬車飛也似的奔跑，大路旁的樹木在兩邊跳舞般的跑過去。太陽照耀着大地，白雪映成美麗的金色，煞是好看。

到了法格利村一切的事都改變了，伊翡幾乎認不出這是她的家來。地上都鋪滿了很厚的嫩枝，連牆上也掛一些。室內擠了許多人。伊翡已會數十二個以內的數目，她把他們仔細的數了兩次，每次她都數到了十二。也真湊巧，那裏恰有十二個人在那裏呢！

韜哥，雅禮，西麗今天都穿了好看的新鮮衣服。自然他們沒有伊翡這樣的精緻美麗，但這也是他們夢也想不到的一回事呢。

一個穿長袍寬襟上圍着一條大領子的長子進來，隨後數人抬進一口頂上放着鮮花的長而黑的木箱。衆人唱歌，穿長袍的講道，這樣的做了許久。

過後，西麗告訴她說，母親睡在那長而黑的木箱裏，全身穿着白衣，手裏拿着鮮花。她要睡在那裏一直等到上帝來對她說，「醒來！」她才起來的。西麗說的時候，同時用他的新白手巾擦她的眼淚。伊翡也照樣的哭了，但她不知道爲着什麼事。

夜神臨到大地，伊翡也累的疲倦了，疲倦得入了睡鄉。剎那間，她就騎着白馬到了天

上，在那裏看見了上帝和母親，各人坐着一顆星兒在賞玩菊花。上帝看她到了，便揀一顆大的紅星兒丟在她的膝前。然後說道：「醒來！」伊翳張眼一看只見韜哥伏在她的身上放了一個大紅蘋果到她手裏。

喪事辦過後，龔喜德女士還在法格利村留了些時日，招扶這些孩子們。她說，這是阿家要她這樣做的。不幸，一個消息傳來，說她的父親害病。縱然他心裏不願意，但終竟忍着心辭別他們回去了。她知道沒有她的幫忙，他們也能自己生活的，這在同住的期中，她就看得很明白。可是讓一羣無依無靠自謀生活的小孩子留在遠遠的山林中，想來總覺有些難過。

自龔女士回去之後，晚間更顯得悽慘寂寞。日中西麗在室內做事，她的哥哥們在外面看顧法格林。他們做工的時候，一點也不感着困難。只要沒有意外的事發生，一切的生活都能如意。可是一到晚間，他們便痛苦了，因為找不到一點事做。韜哥雖故意的想些故事來說，但沒一個人注意他，最後大家都一聲不發的呆坐着。室內的空氣更顯得特別空虛。各人掉轉頭來暗自拭淚。雅禮輕輕的哼了一曲，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他希望引起旁人的同唱，像母親在世時他們常做的一樣。結果，一點也引不起他們的興趣來。韜哥便走到門口，偷偷的到木房裏，坐在鋸過的木頭上思想。

他想這時他自己的地位，仍不能像大人們一般的獨謀生活，照顧弟妹，實是件可羞的事，

他在沒人看見的地方哭了，他又怕人看見，可是他們縱然看見，也不會知道他的心事呀。

雅禮對一切事情，都能預先想到，那時他深深的感到了當前事實的困難，子也是一樣的愁煩起來。

要哭的原因多得很，母親的死自然是人間極慘痛的事。但那也是無可如何的，上帝要那樣，人們有什麼力量改變呢？目前最困難的就是如何去維持將來的生活了。

他應許過母親要招扶他弱小的妹妹們，使她們不受困乏的痛苦。可是現在竟找不出什麼方法來完成這種使命。假若能找到一種工作做做，自然也可獲到些許的收入，無如他們都是年幼的孩童——孤苦零丁的年幼孩童。任他們怎樣熱烈迫切的願望，決沒有人肯給他們一個位置，像成年人一樣的工作。即使他們去找的話，至多也只能得到鋸木頭挑水，或其他一些閒蕩的零星工作，而最大的工資也不過讓他們在那裏吃頓飯。這些事現在他們決計不去幹牠。不，伐木鋸板刮雪都是應做的工作呢，只要你能竭盡氣力的去做，多少也可獲得一點收入的。

韜哥進來時，見伊翡和旁的孩子們在作捕熊的遊戲。在室的中間她用木頭圍了一個圈做房子，讓雅禮西麗坐在裡面。伊翡圍着打圈子，用她的木棍做槍，向他們瞄準。砰的一聲，兩隻熊一躍而撲出來，把木頭都衝散了，滿室的追逐伊翡，最後抓住要吃她。弄得伊翡叫笑得幾乎出了眼淚來這才罷休。

雅禮總覺得要找點事來說說才好。過一會便問道：「現在的天氣還好嗎？」

「是，還好的。今年冬季我們一定要遇着奇冷的天氣。」

「捉野鷄的人豈不很喜歡這樣的天氣麼？」停一會兒雅禮這樣說着。

韜哥的面上露了一片笑容。他忽然感覺愉快了。噢，以前他怎麼沒想這點呢！畢竟他們的衣食有了辦法！——這也幸虧雅禮有了這樣靈敏的頭腦呢！

韜哥並沒把心中想的洩露出來，只說：「他們說今年的野鷄很多呢。」

「他們說捉到牠們是很易得的。」

他們坐着仔細的想了一會，韜哥說：「你們想明天做什麼好？」

「我沒想到，你想做什麼？」

韜哥搖着頭兒道：「實在我沒想到什麼！我看最好還是到山裡去看看吧。」

「那正是我所想的，現在滑雪是最有趣的事呢！」

「我們同時還可以設些網打雀子呢。」

「試試看，好則這是不本錢的。」

馬上他們就搬來一捆木皮；大家圍住桌子開始做起捕網來。做到夜深還沒止息，小妹妹們也盡力的幫哥哥們趕忙。

次日晨光曦微的時候，便向山上出發，在那裏整天兒的設些捕網。

一個叢林的峭壁下住着一些野鷄，在那兒他們有吃不盡的豐美食物，風雨打不壞的好房子，兇很的惡鳥也害不着他們。雄鷄兒含笑怡怡，母鷄兒咯咯不休，小鷄們在林子中追來逐去，快樂逍遙，神仙也比不了牠們的優遊自在。晚間，大家身挨身的睡着雪白的被窩，軟的床兒更是舒適暢快。各自挽着頭兒在夢着綠色的山邊，成熟的藍色漿果等。一覺醒來，全山都被可愛的太陽晒作了金紅色的景片。天氣冷的如此厲害，小小的爪兒痛得難於行動；找到的一點食物，吃了也割痛了牠們的喉嚨。吃過了，大家作着熱烈的追逐，跳着舞，拍着翅，直玩到眼淚雙流，雪花四濺才肯罷休。

一天牠們看見兩個黑東西從山頂上直滾下來。小鷄們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東西，雖躲着偷望，也嚇得滿身發抖。母鷄說：「看啦！看啦！看那些惡棍呀！」公鷄囁囁着：「強……強……強……強盜！」牠鼓着翅兒遠離了這危險地。兩個怪物越走越近，越見越大。他們的腳底拖着很長的爪兒在雪上滑走。柳枝間也發着奇異而強烈的響聲，他們走得越近，聲音越響得大。

弟兄兩個看見了野鷄在雪上留的跡痕便停住了腳，彼此談論道：「這裏一定有一些，我們設一個在這裏吧。」說了便開始他們奇怪的工作。他們用那可怕的爪兒將地上的雪堆成了一個長蛇形。又把那些小樹打着搖着，等到上面的雪都落盡了，僅剩着一些光樹枝。然後

折了一些枝子在雪堆上插成一個長排。真奇怪，他們那樣是做什麼呢？其中的一個跪在雪裏，手中拿着一些好看的黑東西，慢慢都掛在剛插在雪堆上的樹枝上。他們做完了這個，再往前進又做同樣的勾當。

小鷄們站着看這些奇怪的做作，連眼淚都看出來了。母鷄輕輕的告訴他們說：「切勿走近那兒！危險得很呀！去年我的妹妹便是被這樣的東西抓住了，後來就死守在那裏。」小鷄們於是就把母親的話牢牢的記在心中；不敢亂動一點，到第二天他們還是一樣的小心謹慎。那裏的東西真好吃呀！小鷄們敵不住這樣的引誘，不知不覺的挨近了那裏。但那些奇怪的東西越近看越覺有味。一天全羣的小鷄跑過了雪堆，看見了那些可愛的東西，大家爭着去吃。歡喜的了不得，一面跳，一面笑，彼此喊着：「哈哈！沒有危險呀！好東西呀！好東西呀！好東西呀！我們可相信老鷄告訴我們的話是甚麼意思呀！她說這是倒靈的東西！哈，哈！」

呀！壞了！有一個不小心忽地滑到雪堆那邊，被什麼繫住了她的腳。真奇怪！她越掙扎越繫得緊，她駭極了，拍着翼翅叫喊起來。別的小伙伴個個都嚇跑了，讓她獨自留在那裡。她更加慌了，拼命的再掙扎，她的腳好像要拉斷了，一滴滴的鮮血流下來，把雪都染成紅色。她又憤恨又痛苦得只是戰慄。

夜間在雪裡睡了一晚，第二天醒來竟僵硬得不能動顫。但她用那未盡的小氣力依舊想掙



扎，晨光在她的眼前閃耀着，奇怪的聲音在她耳裡嚷叫着，這時她昏倒了。

時間漸漸的過去，那拖着長爪的惡魔回來了一個。一眼看了，便飛也似的跑來，眉開眼笑的望着她。忽然她覺到有個大的鉗子箝住了她的頸項。越箝越緊，箝的她嘴兒張開兩眼突出，她痛苦極了，恐懼極了。但那可恨的惡魔咬住牙齒硬不放鬆。可是漸漸他的笑容消失了，他看了那突着可怕的眼睛，感覺着那跳動戰慄的小鷄子，他也有些難忍。但他箝的更緊迫更狂亂——閉着兩隻眼睛緊緊的抓着這細長的頸項——又用他的膝部全力的壓在她的胸上，在這種暴力下她終被弄死了。

最後她的翅膀傷了，身子先不動而後又變硬了。雅禮把她摔到地上，望着看了一會，用他的手輕輕的探摸她那微溫的胸膛。他哭了。這時他想到他那僵冷慘白睡在棺材裏的母親了。現在孤零零的在這荒蕪的山林中，越回想越覺着難受。以後每次來看捕網時，懊惱的情緒偷進了他的心之深處。總怕觸物動情，引起他的傷心事。

下午他回到法格利村。進門便把袋子丟下了。出去打野鷄的韜哥已經先回來。屋梁上已挂着四五隻野鷄。韜哥連忙把袋子解開取出來看。

『弟弟，你到底比我厲害！』他笑着說。

『是，我得了六隻——我去拿的時候，一隻還活着繫在那裏呢。』

『真的？』

『韜哥，看他們快死的時候，那種痛苦的样子，真是難忍。』

『是的，我也這樣想。』

『殺起來，真難下手。看他們將死的慘狀，我真想放走他們。你覺得怎樣？』

『若是那樣他們還好受些。』

『他們被捉住的時候，受的痛苦一定很久。』

『他們或許馬上就會死掉——但也說不定。』

他們很莊重的坐了許多時。最後，雅禮低聲的說道：『我對於打野鷄感不到甚麼大的興味。專門捕殺這些無辜的鳥類，這是很不對的。』說了，他帶着怯弱的神情望着他的哥哥。恐怕韜哥笑他是個懦夫。

韜哥僅望了他一眼，向着旁邊說道：『雅禮，這倒使我們更困難了。丟去這個不做，還有別的工作嗎？』

他們沒有心思去看那些捕獲物，僅是坐着仔細的打量。

『雅禮，我去招扶捕網，你可以不去，好吧？』

『你一個人可以嗎？』

『我的心硬些；雅禮，你有些像母親。』

這幾句話激動了雅禮。他的眼睛放着光芒的望了他的哥哥。哎！窮人真難過。

韜哥嘆聲氣：『是，不錯。』一會兒大家又出去做晚上的零碎事了。

兩三天後，雅禮去見司各得先生問他買不買野鷄。司各得先生是個富家翁，住的高樓大廈，這樣的好東西自然歡喜買來嘗一嘗的。

那時司各得先生正在辦公室桌上做事，聽了他的話僅簡短的答了一句，『不要，謝謝。』頭也不舉的仍在繼續他的工作。這樣的回答把雅禮的一切勇氣都打落了。他掉轉身來往門外走，一手握着門鑲說道：『再會，謝謝，』就去了。

說話中夾雜着悽慘的聲調。正當關門的當兒，司各得先生舉眼瞥見了雅禮光滑的頭髮，他坐着想了一想，又點了點頭，扶着拐杖一蹶一蹶的走下門階來。雅禮正在那裏穿雪鞋。

『你從法格利村來的吧？』

『是。』

『你們在那裏怎樣？』

『謝謝，我們都很好。』

『野鷄是你們打的麼？告訴我這山地的主人是誰？打的地方在那裏？』

雅禮被這一問弄的面孔竄紅。司各得先生竟注意這樣微細的事情麼？——他豈是這樣一種善人麼？現在他的神氣好厲害，原來如此呵！怎樣回答他呢？想逃脫這個難關，便說不知道麼？他挺起頭來，目不轉睛的望着司各得先生說：「他們說那就是你的山地呢。」

司各得先生的眼角旁邊微微的起了一線綉紋，莊嚴老邁的面孔上很像露出一片笑容。

「好，你帶來多少野鷄？」

「帶了十二隻。」

「一起買了，給你一塊錢怎樣？」

「那太多了，沒有錢找你。」

「司各得先生不聽他說甚麼，便筆直往室內去拿出來一雙嶄新的鞋子。對他說：『小朋友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雅禮。」

「你叫雅禮，綽號海盜王的那就是你的哥哥罷。講的好玩，不要見怪。看，這雙鞋子沒有人穿得，一點都不合脚，皮鞋匠也不好把牠修改，你可知道在法格利村可有人能穿上這對鞋麼？」

「哦，是的，恐怕也難找到。」

「喂，韜敦，（海盜名，與韜哥名同音）哦，錯了，雅禮！進來坐一會兒。」他開了廚房

門。「這裏有個人，他要些東西吃，可預備些好的。」

「我剛吃過東西的。」雅禮說着。他的眼角忽然潮濕了。

「客氣甚麼？喂，同我到廚房來，把籃子給我！」

「司各得先生裝滿一籃好吃的東西——牛奶油啦，乾酪啦，麵包啦，和其他可愛的東西。他把籃子又送回雅禮的時候，只見他的眼淚從兩頰直滾下來。他嚇住了，很溫和的問他：『什麼事，小朋友？你不好過麼？』」

「不……不……我不敢領受，請拿回去吧！」他轉過臉竟哭起來。

「司各得先生站着不知怎樣做才好。祇呆呆的望着雅禮和籃子。」

「不多，收着不要緊的，」他開始說了。

雅禮只管嗚咽。

「雅禮，你聽我說，你父親在世的時候，幫助我很多，我沒有機會報答他，現在讓我送點小禮物給他的孩子。收着吧！好孩子。」

這樣，雅禮才肯接過籃子來。淚汪汪的伸出手接着說了一聲，「謝謝。」

「謝謝你收了牠。以後我很需要野鷄，捉到的時候，不要忘記給我送來。」

雅禮去後，司各得先生慢慢的走入室內，在那裏踱來踱去，走一步用拐杖在地板上重重

的敲一下，他每想到入神的時候便這樣做作。最後，他躡進了電話室，拿着電筒打給阿家，找白二說話。

『白二，你是何保長吧？你在法格利村救濟孤兒，是不是？你說什麼？是你麼？好，我聽到了！四個孤苦的孤兒！——四個不願受救濟的孤兒！好，請聽，何保長，明天就要他們去可用救濟基金，你切不要告訴他們是受着我的幫助。不然，會使他們感傷的。』

\* \* \* \* \*

法格利村的小姑娘們看見雅禮從司各得先生那裏帶回的東西喜歡的了不得。韜哥覺得實在送得太多。假若司各得先生給他們工作的話，他們希望得的報酬也不會比這還會多罷。第二天何白二保長到了法格利村。西麗還沒把早晨的事做畢的時候，他可來到了。說來也奇怪，或許她一點也沒想到便是當家主人呢。這時男孩子們都出外打野鷄去了。

保長說他來的目的，僅僅是看看他們怎樣的過活，但背地裏角角落落都給他看遍了。這裏沒有一件事與他相干，他爲什麼這樣做呢？時而跑到牛棚裏拍拍法格林的背說：『這是一條好牛。』這個不用他說，西麗早已知道是條好牛——時而望着乾草堆看看，甚至連碗櫃裏也去瞧瞧，真奇怪！

他然後就找着西麗閒談。問她們是否願意到他家去住。他想她們一定願意去的，因為那裏有很大的房子，喂的有羊有雞，她們很可以在那裏玩耍。

伊翡後來就被僱爲何保長家擠牛奶的，西麗說她還不能離開法格利村，即使她願意也不能去。伊翡馬上就懂得她必得按着西麗的口氣說話。何保長大笑起來，「是的，伊翡，自然你很忙的，可是什麼事累得你這樣忙呢？」

「搬木頭啦，掃地啦，削紅薯啦，舖被窩啦，……什麼事我都做的。」

「那好，你一定得同我去；因爲我正需要一個這樣的小姑娘幫助我。」

若要可能的話，伊翡真的願去，她聚精會神的在打量這件事，最後想了一個方法。說：

「我想到你那裏也好，但你要留在這裏幫助西麗呀。」

何保長聽了笑的不可開交，伊翡知道她的話說錯了，忽然覺得害羞起來，趕忙躲到床後，再也不說一句話了。

何保長去時，留下一張紙條給西麗。並說暫時若急需什麼東西，可以拿着這張條子到他舖子裏去取。若再要別的東西，也可以直接到何家去告訴他。西麗喜的了不得。

小孩子們與高彩烈的回來了，因爲那天捉到的野鷄較平時特別的多。西麗很想加添他們的快樂，把保長早上來的情形和留下紙條的事全盤的告訴了他們。那知快樂不但沒加添，反惹

出一場悲劇來。韜哥聽了羞憤得面皮通紅。忍着將要奔出的熱淚，一聲不響的向門外走去。

窮人！保長竟忍心的把他們看作窮人了！四個都當作窮人！這樣瞧不起人！哦，這是怎樣羞愧的事啊！不錯，做一個窮人的確是可羞的。他很痛苦的想到這點。爲什麼可羞，沒有人告訴過他，他只知道這是可羞的。做甚麼都沒有用的，他的前途完全喪失了，因爲窮人是永遠不起頭的。他常常聽得人家說，窮人是無用的東西，母親也這樣說過的。在世時她怎樣苦心孤詣的掙扎着，爲的就是想使他們不變成這一階級的人呢！他們也曾竭盡氣力的幫助她。想不到今日母親在天上眼看着這樣的厄運臨到了他們。不幸的母親！你可憐的孩子們終逃不出這條命運啊！他們或者要被趕出法格利村——像一般的窮人一樣，東零西散的在各村流落着。他坐在外面階石上，抱着頭呻吟起來，『啊！啊！啊！』的在難受。

忽然看見雅禮站在旁邊，什麼時候來的，他可不知道。

他低聲的說道：『韜哥，我想我們不要從……從……從保長那裏得什麼資助，你看怎樣？』

『我不知道。』韜哥輕輕的回答他，隨即掩着他的臉面。

『我很相信我們能靠自己生活的。』

『你我自然是可以；可是難爲了伊蓀——假若我們不能充分得到食物的時候，怎樣辦呢？』



「的確，對於妹妹們真是個困難問題，——他們又這樣年輕！」

「我們希望找到一點工作——真正的工作。」

「伐木或旁的事。」

「我們若是要想到學校去，那怕更難做到。」

「那還是捉野鷄好，縱然賣錢不多，你知道將來還可多捉的。」

韜哥站者想了一會。

「你沒想到，司各得先生雖說允許我們在他的山裏捉野鷄，但那也並不是很光榮的事呢！你知道麼？」

雅禮驚訝道：「真的呀，有誰知道呢？」

\* \* \* \* \*

過了幾天，兩個孩子負着特別的使命出去了。雅禮到雜貨店，想把野鷄換一些日用的東西。順便到了司各得先生那裏，走進去把那鞋子送還給他，並且替他解釋道：「他們穿了都不合脚。」——送回這雙鞋子實在不應該，老實說，雅禮穿着不大不小恰恰合脚，並且美麗得很；不過因爲那是用救濟金買的，所以不肯接受。他很希望用旁的方法能够得到另外一雙。

韜哥到了何保長家裏，找他出來談話。把那張紙條退回給他，並說明他們不需要地方上津貼他們什麼。

「你這樣的高傲嗎？你們法格利村的人有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何白二保長用着極譏諷的口吻問。

「不是——但我們能够自己養自己。」

「哼，養活自己，——我希望你們養得活才好。」

「你想我們都會餓死麼？」

「哦，不，現在或許不會。你要知道繼續的維持下去那並不是一回容易的事呀。」

「我們沒有向誰乞憐過。」

「韜哥，你總有一天會低首下心向人家告憐的。最好還是你們早些離開法格利村，覓到一個托身處，你是年紀最大的一個，要知道徒然在這裏空談是沒有多大意思，事實的艱苦終要臨到你們的。」

韜哥被說的面部都變得通紅，氣憤得戰慄起來。說：「到我們沒有能力養活自己的時候，再驅逐我們，都等不及嗎？」

何保長帶着譏諷的神情強笑着。「你們有什麼能力能够得到那樣多的收入來養活自己？」

「工作。」

「自然不錯！這裏山脊上有五百株樹，我打算把牠砍下來。你或許可以做這種工作，韜哥，這恐怕太瑣屑不合你的意吧？」

韜哥舉起頭來，他那蔚藍的眼，直射着何白二保長，「像這種工作，我和雅禮都願來做。」

「好，把這些木頭可以把牠搬下河去，做不來不要緊，你不妨先去試一試，你若願意，明天便可開始。我可以打發一個人告訴你在那裏。你去先剝一個禮拜的樹皮再回來。我想從那種工作上，你可以得一些養家費用。」

保長還未說完，韜哥搶着道：「砍下的樹是否要我們堆在路旁？」心裏急躁得很，說話的聲音都在戰慄。

「隨你的便。只要你願意，每根都可以把牠堆起來。但你要記得一樁事，就是不要把我的樹砍成碎片當燃料用。」

「我們自然不會將好好的木材弄做燃料的。」

## 三 謀 生

東方未白的時候，韜哥雅禮已揹着鋸子斧頭鐵鏟等到了山嶺。到後便向一顆大松樹動工。伐了之後，又找了一個最合適的地方堆起來。那時並沒有人來告訴他們伐那裡的樹；但也不要緊，他們知道很清楚，無須別人告訴那些樹是保長今年計劃伐掉的，因為滿山的樹都已打了記號了。

韜哥先把樹幹上的雪鏟去，以便使用鋸子。雅禮再把樹皮剝掉，然後就跪在樹根上拿着鋸子開始他們的工作。但忘了把鋸子先剔一剔，起首便鋸的七歪八斜，越鋸越費力。他們俯着做了一會，做的手臂都難忍受，腳也沒有力氣，手腕痛的更是厲害。但他們仍是咬着牙齒忍受着，假使他們打算要做成人工作的話，便非如此不可。一個人若想他自己能够做出一樁偉大的事業，決不可因為遇着一點小小的困難，便灰心喪志起來，那樣一輩子也沒成功的希望。

他們真的就咬着牙，喘着氣繼續的做下去，直鋸到樹身開始動搖。然後用力推動牠，快要推倒了，猛然一聲，樹身就平倒地上，洪大的回聲連響在山谷間，地上的雪被濺上空中。這真偉大！這也是實在的工作！於是他們再把樹枝斫掉，剝下樹皮。看起來這樣的事好似一

個玩意兒，其實，這是工作——是有報酬的工作呢。

會兒，他們將第一顆樹的工作做完了，踏過深厚的雪層來伐第二顆，這次特選了一顆較小的，以便這舊鈍的鋸子鋸的稍微平直些。任他怎樣，鋸起來還是緩慢得很，真難受！明日早晨一定把這鏽鈍的鋸齒磨好，免得再來受這種無味的累了。但鋸木頭本是沒味，鋸起來必得伸着頭兒在雪裡才能做工。以前的人都是伸着腰做，那比較吃苦輕一點。但保長特別的奇怪，他告訴他們一定要挨着樹根鋸。他們知道他是不講多話的人，央求改變，只是白費唇舌，高鋸一點都不許。

他們已鋸好了幾顆大樹，然後才來了一個人指示他們要鋸的是那些樹。這人不是別的，正是保長自己。今天他沒有特別要事特地抽閒來看看。他們鋸下的樹枝和樹身仔仔細細的檢查一遍。又十二分小心的，並用各種意思的方法把牠量一量，但終找不出一件可指責的事來。因為做得好的，終究是好。你看——他擎着一根樹樁往雪裡鑽去，鑽到手套裡都進了雪。不會做事的人哪，他一定不能站着來受苦的。現在他的大趾也必定痛了的。太壞了，根樹樁短的這樣！

「這木頭的兩端要鋸的很整齊，」最後他對雅禮說。

「是」雅禮答道。他沒打算再說多的話。兩端要鋸整齊，這是保長今天想出來的新花

樣。鋸的整齊！真滑稽！是！要那樣嚙嚙！何不親自做做！

『這鋸得還可以馬虎過去，以後就照這樣做下去。』臨去的時候他說着。雅禮馬上又恢復了他的快樂。他睜大光芒四射的眼睛直望着保長離去。

『真是滑稽極了！』

砍了兩三顆樹以後，韜哥說：『保長還算待我們不壞，讓我們做這樣的工作；又在這幽美的地方。』

他們一直做到天黑回去。他們想每天至少要鋸十二根木頭才好，否則他們不願止休。在回家的路上，韜哥屈指算着，假若他們想在開學以前要把工作做完，必得更加努力，更加起得早，才有可能。

以後每天都是加緊努力的做着——做到四肢都痛了。夜間回到家裡，忙脫下了濕透的鞋子，聽顯敏捷的西麗在許多事上都能幫助他們。她不但會做麪粉，會喂法格林，還會其他一切瑣碎的事。也真奇怪，還能够坐到深夜替他們烘襪補褲；她更有一門特技，就是能解濕而冰凍的鞋帶。也能替他們解裹腿，任牠濕的怎樣厲害，冰結的好厚，一點也不難爲她。早上他們還睡在牀上，她總是先起來叫醒他們，把要吃的東西早早預備好，他們的衣服無論穿的怎樣骯髒，她總能想得出方法來洗淨補好。講來，西麗確實是個富有天才的姑娘呢。

她和氣穎慧，常使她的弟兄們對她起敬。

西麗忙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他們很喜歡幫她的忙。假若缺乏柴水的時候，他們縱然疲倦得很厲害，也要替她幫忙的。他們做着重大的工作時，西麗自己的工作也不是很輕呢。

伊翡雖不是很能做事的人，但也是重要的一個角色；夜間寂寞的時候，她能引來許多快樂，並能鼓起他們的勇氣來。開頑笑作惡劇，也是她特有的天才。兩個哥哥若是在爐邊烤火，等不了一會，她便來扯扯頭髮，摸摸頸項，輕輕的拍拍或推推。追著要捉她時，趕快的她就躲到黑暗的房角裡去了，在那裡發着只有她能笑的聲音。『你們不能捉到我吧！』『我不讓你們能捉到！』『你們被我嚇倒了呀！』接着就大笑起來，笑到眼淚幾乎都流出來。

鋸木的工作他們繼續的做着，比起來，較以前更為努力。假若他們想在開學前完畢這事，只有不計勝負的幹去才有希望。最後一禮拜他們做的真是厲害。禮拜六的晚上在月色朦朧的雪裡奮鬥着，一直做到夜深才止息。只害着西麗在家裡為他們擔心。可是他們回家的時候，儼然帶着成年人的神情，因為他們的工作做完了，將要很光榮的得着工資。第二天他們就向何保長取錢。取的真多呀！他們真是從未想到。一切的事現在都能解決了，同時他們的生活也能繼續維持一些時。今後，他們的小家庭將要過好一點的日子了。

下個禮拜日是伊翡的生日，自然他們也得有種特別表示；因為這樣溫良，這樣討喜悅

的孩子，沒有那裡找得出第二個。哥哥們禮拜六從學校裏帶回些香糖，他們打算在法格利村開個大茶話會。走進室來，看見西麗也特別做了些甜雞蛋糕。

四個人圍着一個桌子坐着，自從母親逝世後，這是他們第一次舉行慶賀的會呢。看着母親的座位仍空虛在那裏，真是不好，這時是該快樂的，因此他們也沒專向悲傷那一方面想。今天的麵粉特別做的有味，大家輪流的敬與伊翡，祝她來日常常快樂喜悅。

這真是想不到的怪事，弄得伊翡莫名其妙的不知怎樣纔好，她只好紅着臉低下頭來望着那小小的碟子；她的頭越低越下，最後汪汪的淚液盈滿了她的眼眶。西麗知道這時應該把她的禮物拿出來安慰了；於是就拿出了一雙襪子，材料是從一雙母親的襪子上拆下來的。伊翡看了，面上的笑容又立即回復，遂即穿在巧小靈利的小腳上，鞋也不穿可就在地上跑起來了。

『你不穿鞋在地上跑，不是弄穢你的襪子麼？』

『我的鞋太舊了，配不上這樣好的襪子。』

事情更加來得奇怪。哥哥們又送她一雙新鞋子。伊翡真歡喜的了不得。伸着兩臂抱了韜哥的頭，輕輕的拍着他的臉。

『韜哥。』



「甚麼？」

「韜哥。」

「甚麼，什麼事？」他知道了她的意思，趕忙把她抱起放在膝上。

「我很喜歡你，韜哥。」

「你只喜歡他麼？」雅禮站在旁邊看着說。

「雅禮，我也喜歡你。」伸手拉住他。用那柔嫩的兩臂將韜哥雅禮的頭抱在一起，她的

面頰也挨着他們。

「這雙鞋子算你們一個送我一隻，好不好？」

「自然可以。」韜哥說。

「襪子是西麗送我的——也是母親送我的。」

「是的。」說了這話，大家都靜肅起來。每提起母親來，他們總是這樣難過。

西麗開始唱着學校裏的一個歌，伊翡和着一起唱，最後哥哥們也參加了。伊翡的聲音特別尖厲，竟高過他們的聲音。有時換變了音調，她一點不自覺的還在「雅，雅，雅！」的唱。她不會唱時，便隨口嚷叫。這種音樂聽來煞是饒趣。

唱完，韜哥把從學校借來的一本書高聲誦讀。讀了，他們又做着「捕熊」和「過天橋」等等

的室內遊戲。玩了好久，他們想這時應該睡覺了。伊翡得了這樣的好機會，一點也不願意去睡。於是韜哥想出一計，大家賭着看那個睡的最快。結果，得勝的自然是伊翡。但她總捨不得把那雙穿上不久的新鞋馬上脫下來。韜哥假裝哭起來，因為他賭輸了。

『我要再穿起來。』伊翡正解着一隻鞋襪的時候，忽然說了這句話。但仍舊把兩隻趕忙都又解了。

『你輸了！你輸了！』大家喊起來。伊翡被喊的喪了氣。但最先睡在床上的還是她。到了床上便喃喃的唸主禱文裏學來的一些話。

西麗睡下不久，又醒了。她想這時他們都睡着了。奇怪，怎樣伊翡還在那裏翻來復去的嗚咽呢？

『伊翡，你病了麼？』西麗輕輕的問着。

『不是，但——』

『什麼事？你願告訴我麼？』

『母親現在沒有襪子穿，你把她的送把我了。』

『上帝已給了她新的，你不知道麼？那襪子是金和銀做的。』

『那樣好的襪子怎麼在骯髒的地方走呢？』

『天上並不骯髒。』

『你不是說過，母親還要回看我們麼？』

西麗被她這樣一問，幾乎答不出話來。過一會她說道：『我們要把地掃乾淨，以後再不要弄髒牠。』

『哦——西麗。』

『什麼事？』

伊翡伸着臂抱了西麗的頸，向她耳邊細語道：『我要把那雙襪子送回母親。我那雙舊的還好得很呢。』說完撒開手又睡到枕上去了。西麗正想回話，伊翡可早已甦然到了夢鄉。

## 四 工 作

五月十七日是挪威的國慶紀念節，照理他們應該和旁的孩子們都到大村裏去慶祝。但路程太遠，伊翡沒有方法可以走到。再者他們沒有錢做些應用的東西，有的僅是一面國旗，並且四個人只有這一面。他們的衣服也破舊得難看。因為這幾個緣故，他們決定在家裏來慶祝。雅禮爬上屋頂，把國旗繫在三角牆頂上，讓牠在那裏很好看的飄展一天。相離很遠的地方都能看得到，或許走到村裏半路中也可望得見，因為那國旗並不是很小的一面呢。

他們列成隊繞着屋子和牛棚前進。木棍上繫條手巾當國旗，到了法格林那裏，向牠高呼口號，或許牠一點不知道他們鬧的什麼，也許牠覺得完全沒有意義。他們做的時候，牠只搭搭耳，霎霎眼，或鼻孔哼哼，以報答他們的盛意。

韜哥爬在石頭上，在那裏演講：

「挪威的男女同胞！今天是五月十七日，同時也是春節。在法格利村和一切其他的地方都是一樣光華燦爛的在紀念在慶祝。可愛的祖國是我們父母遺下的。既是他們遺下的，我們便要永久住這裏。同時全國人民更要站住腳根，努力工作——」講到這裏，韜哥再也不能繼續了。當他講到「父母」二字的時候，他的聲音戰慄。同時他心中感到非常的難過，不待說

完，他的熱淚早已奔流出來。但他仍竭力壓住自己的情緒說道：「讓我們爲法格利村高呼幾聲口號，」隨後他們用那高大長遠的聲音一同高呼起來。

屋後有塊大石頭，他們在那裏喝茶，大家圍坐一圈和伊翡玩着，講着有味的故事。過了一會，他們開始做着當日常玩的各種遊戲。韜哥雅禮彼此競賽着——競走啦，套物啦，跳高啦等，他們想別村的孩子們也都是這樣做着玩。

雅禮想把橫在屋前的一塊大石頭移到路旁，韜哥見了趕來幫他的忙，但那石頭仍掀不動，最後，等西麗拿來一根鐵棍和斧頭，才把牠推移過去了。

『那裏還有呢！』四個孩子就一齊動手把沒用的石頭都搖動出來搬開。搬過一處，再到一處。他們又把石頭中間的土都掘起，並且掘得很深，像成年人做的一樣，把草也都翻轉過去。

『看哪！我們在這裏掘草做甚麼！』這時，他們已掘了一大塊的土地。

『來看呀，一切的石頭都給我們滾下來了？』

『你不是說來嚇人吧？』伊翡說着，笑着，以爲這是個大笑話。

『到底我們打算怎樣用這塊地呢？』

『還是做個花園吧！』停止工作以後的片刻間，韜哥這樣提議。一切都暫時肅靜了。

『想想看，假使以前就有一個花園在這裏，那是怎樣的情況！』

『這不是滿園裏栽些花草菜蔬，像蘿蔔啦，蒜台啦，和那一類的東西！』西麗說着。

『還有甜梨啦，楊梅啦，蘋果樹啦！』

『我要一個蘋果！』伊翡說。

『等熟的時候，一定給你的。』

『好，讓我們就動手吧！』立刻他們更努力的做起來。哦，真是有趣！世界上有什麼工作，有什麼遊戲，能像這樣有趣！在法格利村建一個花園，母親也曾說過這話，可惜那時沒有時間來親手做牠。

小花園一天一天的美麗起來，不久將要超過別村裏的一切花園。在那裏他們要栽着芬芳的花，可愛的樹，不，各樣的樹都要栽些呢。還要掘些小溝，引着溪水從這草坪流到那草坪。在那美麗的樹林之下要使牠能遮蔭，能乘涼。在花園的周圍也要砌起石牆來，並要牠做的精緻雅觀。

那塊大而平的石頭很好做園裏的桌子，四邊可安着長凳。周圍栽些樹，以後還要造間花亭。

他們繼續的做到天黑，講到成績也很可觀，凡計劃要栽種的各地都已劃了界線。自然，開首的時候，籌劃得不頂清楚，但以後還要年年改進的。大家忙着出主意，各人都想自己計

劃的要比旁人好。結果，一座很美麗的花園終被想出來了。

在法格利村要造一座花園，也不算什麼難事，預先設計一番，然後再求改良，現在先把房子粉刷一下，再修補修補，房子外面更要裝置些木板。牛棚也得改造一下，同時地方也得加大。

他們各人心坎中充滿了未來的新計劃，竟忘記了其他一切，一直到深夜，纔決定了一切。

惟獨伊翡在計劃上沒有份，她覺得他們輕視了她。最後她將流眼淚的說：「我也要座花園。」

「自然你也有一份的。你要在家裏爲我看屋子呢。」雅禮說。

「韜哥，我替你看屋子。」西麗說。

「好的，最好把法格利村分開做兩個農莊住着。」

「不，我們仍須住在一起。」

「假若我們結了婚，那怎麼辦呢？」

「和那個結婚呢？」

「你不能娶我麼？」伊翡說。韜哥聽了笑起來。

「韜哥，你不結婚嗎？」她帶氣的問着。『那麼，你要娶那個呢？』

『我不告訴你。』

『細聲的講把我聽，韜哥。』她將耳朵送近他的口邊。

『噤，噤，』他細聲的吹着。

『哦，你是這樣的乖，我不嫁給你了。』

『我就不想有甚麼人願嫁給我的。』韜哥笑着。

稀微的月色下，他們仍在那裏徘徊着，看看這裏，望望那裏，好像這塊地忽然換了個新境界一樣，也是因為他們從沒在這樣的月光下來看過呢。

『這塊地是父親掘的。』這塊石頭是父親和母親打碎的。『這個石頭大，哦，那時他們一定很有力的。』

『這個大而長的石牆是父親做的呢。』『這所房子也是他親手造成的。』

『法格利村的一切建設，都是父親母親的功勞呀。』

『他們真努力呀！這多的成績！』

我想他們一定計劃過在這裏做個農莊，像我們今日做的一樣。

『是的，他們是計畫過，記得母親也曾對我說過他們是計劃過的。』韜哥說。



『這樣，我們必得完成他們的計畫呀。』這是雅禮說的。

『是的，我們定要這樣做。』他們傷感了，說話的聲音戰慄起來，眼眶也都盈溢着悲傷的熱淚。幸喜那時各人都見不着面，因為都在黑暗的夜裏呢。

睡覺以前，韜哥爬到屋頂上取下早上挂的小旗子。他站着拿在手裏招展了一會。『挪威的國旗多麼美麗啊！』雅禮說着。

『是，五月十七日比平時更要美麗呢。』韜哥說。

花園的工作隨着日子的過去逐漸完成。每天四個孩子都去做一陣工作。他們鋤土，加肥料。要種的樹他們都從外面帶回家來。秋天，打算種漿果樹。他們特別買了許多種子，並且他們知道的各種蔬菜種子也都種了一點。

在牆壁上他們做了一個很精緻的花床，特別招扶的人，便是西麗；因為男孩子們對於修剪一類的事不大仔細。西麗來負這樣的責任，真是事得其人，她能做各種樣式：像橢圓的，全圓的，回紋的，變曲的。甚至在牧師家裏也尋不出這樣一座好花床來。

下種的時候到了，他們又有一些事情要做。他們請來一個有馬的人拉肥料，拖山薯，他們自己便把肥料撒在土裏，把牠耙平，以便將來草長出來，好喂法格林。

過了不久，他們從外面帶了一隻老母鷄回來，希望這隻老母鷄能養些小鷄，小鷄再養小

鷄，將來鷄子多了，找一塊地，就可以養鷄生蛋做一筆生意了。若是每隻鷄一天能下一個蛋，一個蛋能賣二十個銅板，那末不到半年就可以發一筆財了。

老母鷄那時也急着生子，他們就給牠安置了一個窩，後來又放十二個蛋在裏面，過不久，鷄兒子可都快從蛋殼裏出來了。這時若有人到牠的窩子旁邊，你看牠是多麼的有勇氣啊！這也正是老母鷄的特色呢。

他們不久就發現老母鷄不是祇能孵十二個卵的，可是那時他們也沒別的辦法，因為他們只有十二個蛋了。但他們還不知道在這一窠中有幾個是雄鷄哩。

『我希奇爲甚麼喜鵲不能孵鷄卵呢？』有一天韜哥說。他這種思想頗有意思的，以後他果然就買了三個蛋，放在距離籬笆不遠的一個鵲巢裏。鵲巢裏原有三個鵲蛋，他們把鵲蛋拿出，換成鷄蛋。你可相信這能成功嗎？鵲子也不能分辨，於是也就把鷄蛋當作自己的了。

後來在林中又找着了幾個鵲巢，他們都照樣的把鵲蛋拿去，換成鷄蛋。這時有幾個鵲巢裏的鷄蛋也都變成了鷄，於是那隻老母鷄又得忙着到林中招顧一下。

小鷄兒子生了，老母鷄甚麼別的事都不做，專門招顧牠自己的小寶貝。後來間或到林中走走，看看喜鵲所抱的小鷄。可是遇着別的小鷄來同牠自己的小寶貝玩的時候，牠總是惡恨恨的把牠們趕跑。

伊翡這時的工作就是照顧那些從鵲巢裏生出來的小鷄兒子，她時常把自己吃的東西分給牠們，有時怕牠們冷，預備些絨一類的東西給牠們蓋，老母鷄老鷹以及狐狸來的時候，她也總是設法護衛牠們。

胎鷄漸漸長大，羽毛也都慢慢長出，但同時也都知道向外面跑了。也是慢慢的學壞變野了。牠們沒事情的時候，最喜歡惹禍，這使伊翡真氣得無辦法。最討厭的是牠們總是早晚要在花床間洗澡，只是飢餓的時候纔肯出來；然後都聚集到門口，伸着脖頸吱吱的叫着要東西吃，叫着跳着一直達到目的為止。有時牠們會爲着一點點小食物爭打起來，談起牠們當中的來往來，也真有些怪樣子，這時真需要一種方法去管理牠們。

小鷄該有另外的住處了，於是他們弟兄兩個就在村的周圍找了一些木板來，有時也從外面帶回一些，就特別給牠們蓋造一個籠子住。

在牛棚的旁邊，原有一座小小的房子，他們這時儘力的修飾一下，加上些小柱子，又釘些釘子，同時在木板牆上塗些泥土，裱些報紙。以後又用土鋪平裏面的地，牆和頂也都刷洗白淨了。像這樣潔白漂亮的小屋，鷄子住在裏邊可以一天生兩個蛋了。可是不知道將來那些小鷄可能都是母鷄啊。

\* \* \* \* \*

這時他們的錢快要用盡，實在連他們自己和小鷄的吃食都不多了。闢地修屋，統是耗費，真是不知不覺的錢都化出去，只有一筆一筆的記下來，纔可以說出錢是化到甚麼地方去了。

他們就生法賺錢去，但是有甚麼方法呢？於是他們就到別的村上去幫人鋤野草。那樣熬的天氣，做那種工作真有點不合適。雖在那裏起勁的工作着，然而所得的酬報，仍是一點點。不錯，雖說他們是年紀小，可是他們的工資都不及成人的一半呢。那些成年人們又懶又厲害，作工的時間總是走走談談，吸吸煙。可是他們自己須得賣力的幹。

以後他們又出盡氣力來爲人家鋸了幾天的木。渴的時候總是忘命的喝。幸喜他們這次所得的酬報尙屬滿意。

有一天雅禮在屋頂棚上找到了一張舊魚網，恐怕一定是他父親用掉下來的。

『你拿那件東西做甚麼？』

『看看還有用沒有。』

賴哥一看，也覺得很有趣，可惜破了幾個洞，於是他們就用線把牠縫好。可是他們不能織的和原來那麼一樣，只是打了幾個普通的結而已。最後加了一隻浮鈎，更在邊上綴了些小石子。

當日午後他們兄妹四人就出去打魚。他們看見別人都是先把魚向網裏趕，然後再設法拉上岸，在這樣的仲夏之夜，這倒是種很有趣的消遣呢。

現在他們把網拴在一個灣子裏，就脫下鞋子在水裏設法將魚向網中趕。可是魚並不是那樣容易就可以捉到的，他們又轉過另一方去趕。

伊翡留在岸上，她的哥哥們叫她留心看網，要她一看見網動了就叫一聲。可是她一回兒叫一次說：『網子動了，網子動了！』其實連一條魚都沒有。伊翡只是看見浮圈在水浪上擺動，就以爲是有魚了，這就可知道她是不懂漁事的。

幾個小灣子都設了網，時間是費了許多，但總沒有捉着一條魚。有時魚從網底下偷過去，有時從網上面過去，但從不會在網裏經過，誰知道這是甚麼一回事！

甚麼事都有牠的技巧，打魚也不能例外，他們該試驗一下看到底毛病是在那裏。於是他們就丟些石子在網子的下部，好使網子可以挨到河底。然後再輕輕的將杆子插在水之深處，桿子大約快到網邊時，再竭力將水攪動，魚可就進了網。西麗對這也感覺非常的快樂，他們都看見了兩條銀色的小鱸魚在網子的下邊。韜哥和雅禮各人就拿了一條上來，衣服雖都濕了，但他們並不覺得怎樣。各人手裏拿一條魚，現在是他們自己的魚了！也是他們自己親自打的呢！現在他們學會了打魚的機巧，又能夠打出這樣好的魚，他們該是多麼快活啊！於

是彼此調換着來回的看，又量量牠們的長度，猜猜牠們的重量，他們真快樂極了。

他們把兩條魚都穿在一枝柳條上，伊翡拿着在頭頂上前後搖擺，樂得只是跳。第二次又打了一條，她就連忙跳下去想把牠捉上來，啊！好涼的水！魚又在水的深處，石又那麼滑，她急忙又轉上來啦。

天漸晚，打魚也比較地容易了。大概是因太陽落後，魚也辨不清那裏有網無網的緣故。

蚊蟲出現了，大得很。牠們飛着在他們的臉上，手上。同時用着尖長的鼻子，刺過衣服去吸食他們的血，噓，怎能忍得住！伊翡站着不動，蚊蟲找她的時候也特別的多，她就用柳枝子在她自身的附近，和她哥哥們的身旁來往的驅逐着。

他們只樂着打魚，忘記了這時已是深夜，他們仍然繼續的向前走去。因為天色愈暗，則魚愈多，捕着的機會也就多了。

在回家的路途中，伊翡就感覺非常的疲倦，韜哥西麗就左右牽着她走。有時韜哥還背着她走一陣，雅蘭攜帶着魚在後面跟着走，鞋子裏面都貫進了水，所以走着鞋子總是吱吱的叫；衣服又濕又重，全身都疲乏無力，一顛一顛的在石裏叢間走着。

都是一路靜悄悄的走着，花卉都是沿途向他們點首，葉裏瓣間所隱藏的露珠，一閃一閃

的向下滴，好像玉人所掉的眼淚一樣。這時的風，也好似睡了，一無動靜。濕地裏的楊柳樹上所有的小片雲霧，慢慢地也都消沒在松林間去。

當他們回到自己莊村的時候，大松樹上的畫眉已經在門口高叫牠的晨歌了。

※ ※ ※ ※ ※

他們從未閒散過，總是要找點事做做，現在他們就開始割草。冬天到了，他們要爲法格林儲些糧食。現在正是時候。於是他們就在山邊周圍，將老牛平常最愛吃的乾草葉子一類的東西，都收聚起來；以後都再一束一束的捆起來，挂在有太陽的地方曬一曬。從山谷裏的河道裏，將又濕又重的草葉，經過陟坡而背到平地，實在並非是很容易的工作咧。但是他們並不畏難苟安，總是辛辛苦苦的做着，每天都預備一些，這樣法格林可以不愁沒有冬糧了。對於這事，韜哥以前曾幫助他母親做過，所以現在也不是生手。他在前面用鐮刀割着，西麗在後面用耙子收起。曬乾之後，也沒失去很多；但若是以後由他們自己經理着，那就不會再損失了。

在他們住宅旁邊草坪上的草，現在也該割了。韜哥就竭力的做，可是鐮刀怎那樣的鈍，總磨不利。一定是磨鐮刀也有牠的技巧，現在他還沒學會，於是他就急得搔頭皺眉，再磨一磨，他的手臂都覺得酸痛的很。他也不時地調換一塊石頭，可是仍然不成。大人們常常用惹

頭向鐮刀上抹擦，然後再磨，希望能夠磨快一點，屢，那有這回事？倒不如任牠的便，隨他自己罷。

他於是就在這草坪上慢慢的割着，終於做完了。最後他們把草都拖到小房裏，看起來好像是比去年所預備的多。所以法格林今年的冬糧，是不成問題的。現在若是專收集楊樹葉子，恐怕必得費些時日，可是只要有那一樣，已經够法格林吃用的了。

按着他們的老風俗，就是常常在割完草之後，有一次的慶祝，慶祝的方法是做些粥糕吃。其實，在這種堅苦工作之餘，吃點粥糕，快樂一番，並非是糜費呢。

現在他們可以有工夫到處遊散一下了，他們弟兄兩個就出去到了一座高山的頂上，那裏的景緻是非常的壯麗，於是他們就趁機也採些漿果。以後他們又渡過一個小湖，爬到一座山峯。在山峯上向下滑石頭，石頭向下滾的聲音好像打雷一樣。他們在上面可以遠望無盡頭的山林，他們兩個又好像兩隻老鷹一樣，在峯之最高處可以看到谷中的河流，也可以看到一切的田宅等。

「我不知道人爲甚麼不住在高山而偏要住在深谷裏？」韜哥說。「你看在山谷裏不是四面都被山林封圍起來了麼？」

「常住在那裏真會使人愁悶呢！」



『你看，那不是我們的莊村嗎？』

『是的，是的，法格利村從這樣遠的地方都能看見呀！牠的位置多麼高，真是自由之鄉啊！』雅禮很表示高傲的說。說時氣質非常的激昂。『高而自由之鄉！』這幾個字都好像是有意翼一般，將他自己駕到至高之處，將他自己和法格利村抬高了價值。

『在法格利村裏住，山是遮不住太陽的光線的。』

『世界上沒有東西可以將我們的法格利村搬到山谷裏罷。』

『沒有，若是有的話，他也不會叫做法格利村了。』韜哥說。他就開始高歌起來了。他這高歌的聲浪，直傳到林中，山林中再把這聲浪輕輕地翻山越嶺帶到遙遠的無盡處。

以後無論是好天或是雨天，他們總是出去玩玩，同時並趁機採些各色的漿果帶回家。有幾天，他們遇的機會很好，採了許多，於是就都裝起來拖回家去。可是還有些日子整天採不到一點呢。縱然說一點沒有得着，可是對於他們的遊興，總算是享受了。

他們兩個小妹妹這時不能同他們一塊出去，她們只是隨着他們到些附近離家不遠的地方玩玩。那時她們也須做些選揀漿果的事情。因為她們哥哥們帶回來的漿果，多半都是帶到別村賣去的，當時的銷場也十分的好，許多人都是爭着買他們的漿果呢。

## 五 失蹤

初秋的一晚，法格利村地方發生了一件驚人的事，就是老牛法格林那天晚上失跡了。他們四位就在此黑夜裏一齊出發去尋找那隻老牛。他們各走一方，希望能有多的機會找到牠。

伊翡怕老牛會墮入離他們住的不遠的塘裏。於是她就去那裏看一看。可是他們都想法格林今天沒往那裏去，但是不妨讓伊翡特去一趟看看。或許那牛一時昏迷，不小心墮入池塘裏也說不定。

伊翡一直跑下去到有池塘的地方那裏，她的小貓也跟她跑下去了。在林場的旁邊可以看見一些池塘的全景，可是看不見老牛的踪跡。她想或許是在池塘的附近地方，於是她就在污泥土上一顛一顛的走過，到了那些烏黑的池塘邊前，那裏她甚麼都沒有看見，只看見她自己在水裏所反射的影兒，還有一幅烏黑色的天。一些池塘都走遍了，但她在水裏所看見的，都和以前一樣。

天色漸漸黑下去了，她心裏有些怕起來。池塘的水也變黑了，帶些嚇人的景象，那時她怕的再也不敢向着水望去。在她的背後，她明知沒有甚麼，可是他總覺有甚麼似的，越想越害怕。

唉，看那不是一隻醜陋帶毛的頭傲慢的凸出在水面上麼？長長的鬚鬚，張開的大口，曲而長的鼻子！她屏着息又走了兩三步。她想那一定是棵老松樹根子，是的，一定是的。她以前曾看見過。可是那棵樹根子怎會向她點頭呢？不對不對，她真是傻，老樹根怎能向她點頭？可是那裏真有甚麼嗎？若真有個怪物在那裏，那末他是很容易伸出他長的臂把她拉到水裏去呢，或許會把她咬死，也許把她變成一條魚也說不定。

她牢牢的守在那裏看那個東西，忽然有隻巨大的手出現於水面，她一看見就慌了。

那東西在水中跳躍，有那樣的一隻手！她看見池塘之間有一對碧綠的眼睛！來了，來了！她儘力的放開大步向家裏跑，即連叫喊一聲也都不敢，只是把兩唇合得緊緊的，儘力的跑，跌倒了起來再跑，越跑越慌，越慌越怕。她又聽見後面有東西在追近了，在她的旁邊，在她的腳後。她轉身一望，看見些黑色的怪物在所有的樹叢裏藏匿着，隨着她跑。閃耀的眼睛，在她的周圍顯現——只是在寒冷地戰慄着。那時她也不曉得自己走的是否正路，只是向着前邊衝着跑。

跑着一會又跌倒了。喘着氣掙扎着起身再跑，這時她哭叫了。可是有一種很軟和如毛的東西觸了她的手，門斯（小貓的名子）用一種極和氣可親的態度叫了一聲，喵——

「啊啲！是你這個小傢伙啊！」她於是一面把小貓兒抱起，一面拍着她的頭，坐下來喘

氣。現在她再也看不見深林中的黑色怪物。那裡不過是大樹下的黑影和樹枝間的暗色而已。或許那裏有幾個貓頭鷹，可是貓頭鷹怎值得害怕呢！哎！真蠢，真蠢！把貓怎當作一個鬼了。

她帶着貓兒起身回家，慢慢的走，仍不時的前後展望着。她聽見了西麗在南地草坪上呼叫法格林的聲音，她聽得很清楚，她想至少這聲音有二三里路遠。黑暗中的聲音也真希奇，西麗呼叫的回聲，好像樹林不能安眠而在嘆息一樣。

她比別人都先到家，於是她就坐在爐旁的小橈子上抱着貓兒玩耍。找不到法格林怎麼辦呢？若是牠真的墮入池塘裏可就不好了。伊翡當時是沒有把那池塘走一周，這也就是她早到家的原因。可憐的法格林恐怕那天晚上要會在外面露宿一晚了，可是牠墮入池塘裏出不來的話，伊翡恐要受責罷！

天色實黑了，別的都依次的回來，各個都是垂頭喪氣。他們沒有甚麼可說的——只是彼此問問各人所到的地方。

差不多半夜了，韜哥說，「我們該睡了，明早我和雅禮早些起來再出去找找」

伊翡怎的也睡不着，她越想越覺得老牛是墮在池塘裏了，這時誰還能幫忙她呢？西麗睡覺了，哥哥們也都睡覺了。他們都不能幫忙，伊翡幾乎哭了。最後她拱起手來，眼望着房

頂，來爲法格林默祝。她沒有學過禱告，這時她只是細聲的禱祝了幾句。

像這樣的禱語怕不會生效的——她想若是西麗醒了問起她爲什麼哭時，她好將她的心思都告訴她。若是她同意，她們倆可以提個燈再到池塘那裏看看。兩個人一塊兒去總比較好些——可是她一想起她剛纔的恐慌狀態，便不自覺的害羞起來，哥哥們知道了，恐怕也會笑她呢——於是她就高一點聲音的哭叫，好使西麗叫醒。可是西麗睡得真像豬一般。真會睡！

伊翡想來想去，直想到她入夢時。她夢見一個鬼把法格林捉住了，她自己也被那東西拉到池塘底的另一世界去。那裏她看見了一些的花草和光亮的枝葉，她也看見了法格林在那裏吃金色的草，那時她心裏就非常的高興。母親也來了，拍着法格林並安慰他說：『法格林，你來的真好，不然伊翡會把牠趕到一些怪物住的黑暗裏去了。』伊翡想給她母親說明她自己並不是想趕牠到那裏去，可是她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次日天色一亮，兩個孩子就出去再找那隻老牛去。他們倆各走一方，並預定在一個小谷的草地裏相會，以後他們相遇了，可是都沒有找着法格林。

在此時，籍哥就肯定的說，牠一定是在甚麼地方被關起來。或許是到何保長牧場裏不能出來了，於是他們又起身，這次他倆是在一路。

何保長的住宅下面有條小溪，他們到了那溪的旁邊，見那周圍的山麓下有不少的漿果。

那時他們餓了，於是就在那裏揀些漿果吃。

忽然間他們到了一個奇異的茅屋所在。有三個小孩子在那裏，拿着各人自做的煙斗在吸煙。煙嘴是用一塊粗樺木製的，桿子是一根粗柳條。曬乾的苔蘚作煙草。他們三個當中有一位雖然是塗黑了臉，嘴角上畫了幾根松枝般的鬚鬚，頭上插了些鴉翼和樹葉，可是他們弟兄兩個仍然是認識他，他就是何家好害人的何康。別兩位他們不認識，恐怕他們是從那個大村莊裏來的。

韜哥和雅禮到他們那裏，想問他們一聲可看見他們的老牛麼。但是他們却不知怎樣說才好。因他們不大認識那三個孩子，而且那三個孩子都像富家的潤少一樣；若是他們問出來，怕他們會笑，所以他們相見了只是說一句應酬話——平安。

最後何康就用他的大煙袋。擲向韜哥，並問道，「你帶煙來沒有？」

他就在所有的口袋裏都摸索了『呵，怎麼回事，我怕是在家了。』這個巧妙的回答，惹得大家笑了，於是他們便彼此可就談起來了。

『那你怎麼辦呢？』

『或許是吸出毛病出來了罷！現在我吸我自己的煙，已經覺不出甚麼味道。』說着就試摸一摸他的右褲袋，甚麼都沒有拿出來。

「喂，還是拿我的煙袋去吸一下罷。」何康說。這顯然何康是對他講客氣了。

「多謝，你太客氣了。」韜哥接過來，把煙點着就吸起來了。

這時雅禮站着定睛看他的哥哥。韜哥這時忽然改變了好像雅禮不在他跟前一樣，遽然吃起煙來了！母親的教訓那裏去了！

「雅禮，你呢？你帶着煙來沒有？」何康轉來問他。

「多謝您的好意，我不吃煙。」他不該這樣說。你看立刻那三位孩子就會和他爲敵。

「真的嗎？難道你一點都不嘗嗎？恐怕你是有點發了瘋罷。」

韜哥覺得形勢不好，就即刻代他兄弟把這難關解開：

「雅禮現在戒了，他覺得煙是吸不到頭的，以前他一天差不多就吸幾兩呢。」

「可是看看面子也該吸兩口，是不是？」於是何康示個眼色給他的伴友，就裝上一口煙遞給雅禮。

雅禮爲情勢所迫，只得接過來，可是那煙太濃了，濃得可怕，簡直舌頭都覺得辣痛。煙一定是利害的。可是雅禮只得勉強抽了幾口，他們看他也能吸，就稱讚他說是已經成了大人了。可是他吸的太多了，於是就將煙袋轉給何康，舌頭結着說，「謝……謝……謝謝你。」

他的頭痛了，痛得特別厲害，這種突如其來的事，真使他莫名其妙。他覺得在他周圍的

東西都在跳躍，以後他又覺得肚子痛起來，便臥倒在地，面向着裡方，好使他們看不見他自己的面容。最後，只得獨自先離開那裏。

「喂，你戒了好久了？」他們在他走了以後，仍是追問他。

他就急忙走下去，到一個小溪那裏，好用點水漱去口裏的臭氣。

那幾個孩子要雅禮吃的煙，他們沒有一個人吸過。他們或許嘗試過，現在他們又給韜哥吸，可是韜哥看出他們的意思，於是就要他們先吸。這一種煙只叫他的弟弟吸，實在有意戲弄。韜哥就想去看雅禮去，正當那時，他們看見有一位人走來了，是一位扶杖的老人。他們都藏避起來，從石縫裏偷看着他。

「那是誰？」韜哥問。

「我的祖父，他是幫忙來拿我們拾的漿果的。」何康回答說。他這時的神色有些不安，因為他這時還沒有拾好多。老人走着走着停住腳了，向路上看了一眼，嘆了一聲氣。又向前走到他們所在的地方，忽然間他嗅到了空氣中有些異味，又停住了。

「這味道像是煙一類的東西，到底他們是在此地鬧的甚麼把戲！若是他們真的在這裏吃煙，真該打！小小孩子，真作怪！」

他們就一個一個的笑着躲開了。



在那小溪的下邊，有棵老樺樹，枝葉很蔭。他們跑到那裏都爬上去了。在那裏他們是安靜的；因為那棵樹的枝葉很蔭，不容易被人家看見。這個半瞎的老頭子總不會找到他們。

這位老人走來走去，一時叫一叫他們，却聽不見有甚麼回答。最後他發現了他們拾漿果的籃子。

『噯，真是廢物！現在還是空籃子！一個籃子裏只放幾個作樣子。懶傢伙！出來這久到底做的甚麼勾當！』他嘆了口氣。

那些孩子們在樹上看到這種情形，就勉強的忍着笑，最壞的是忍不住了，只在那裏咕咕嚶嚶的彼此出怪，細聲談論。

『你看他代我們拾漿果了，不久就會拾滿的。』『你看他走的樣子好像吃醉了酒呢。』『拾得好吃力呀！』『你看他的樣子一定是吃少了煙，他來了我們就讓他吸一口我們的煙罷。』

何康把煙袋取出又燃着。他真怛大，可也是一件可笑的事；煙在樹杪上盤旋，真好看。『他來了！』何康先看見。這老人就在這樹的周圍走來走去，嗅一嗅空氣，擊一擊手杖；他似乎是已見到或聽到甚麼似的，便引起了他的疑心。

『孩子們，你們若是在上面，趕快給我下來！不然，我一定打你們，你們想我看見你

們麼？看你們做的甚麼？快下來，聽見沒有？這時你們下來我不打你們，好孩子下來罷！我袋子裏還帶的有梅子糖給你們吃，下來罷！」

樹上這時一點聲音也沒有了，孩子們都嚇得不敢言語，只有何康的煙袋裏發出的煙雲。「他們許不在這裏罷，但這氣息是從那裏來的呢？上面的黑影子到底是甚麼東西？噯，我的眼睛太不中用了。」他說着順着路到小溪河裏去了。

他找到了雅禮，那時雅禮正在地上躺着，這位老人一睜見他就嘲罵起來。

「噯！你這個小痞子，躺在此地幹甚麼？你又吸煙了！你看你成了甚麼樣子！他們幾個呢？」

雅禮轉過頭望了一望，他的回答只是一聲可怕的嘆息！這位老人就覺得那不是何康，於是他即刻變溫和了一點。

「啊，是你呀！你從那裏來到此地？我好像認識你，可是——。可憐的小朋友，你病了麼？你吸煙了麼？我看你一定是吸了吧，可惜可惜，良家的子弟也學會這樣！孩子，你不是吸煙吸傷了？你看見我們家裏的人沒有？」

雅禮見過他們，但不曉得他們現在到那裏去了。這位老人只得再出去尋找。他又注意到那棵樹上樹葉間的黑影子，好像是他也看見了從那樹上發出的藍色的煙。

有個孩子在樹上又向上爬，終於被他瞧見了。那個孩子就是韜哥。韜哥聽見有種聲音，一種鈴的響聲。他即刻有動於心，他記起了他來的目的，他原來是尋找法格林而來的，現在怎地和這位老人開起心來了！

他就再向上爬，聽聽這聲音到底是從那裏來的；可是他所聽見的只是那位老人的喘氣聲。他又想爬到樹的最高的枝上。樹枝擺動着大有墮下之勢，可是他慢慢的仍向上爬，一直爬到樹的極高處，不能再往上爬的時候為止，那時他的頭頂上只有幾條嫩的枝子在擺動。

這時從樹頂上可以看到很遠的地方，可以看到河家的莊田，也可以看到哈佛達村的全景。在極東邊，在林場的後背，也瞧見了他的家鄉，只是一點點的黑影。他想起了他的妹妹們，不禁一陣心酸；她們孤獨地在家裏守候着她們的哥哥，然而她們的哥哥們却在外面玩耍，想到這裏，他就留心再聽鈴聲的來處，可是鈴聲再也不響了。

樹下站着那位發怒的老人，搖擺着手杖厲害的說：

『小心點，你還沒有聽見嗎？枝子要斷了！我用槍來打你這小壞東西！我對你說，我會使你下來的！』

這時他就搖擺他的手杖，在空中變許多奇形怪狀，口裏也說着奇怪的言語，無疑的他是在開始他的魔術了。

樹上的孩子們個個都忍着呼吸不笑，使得這老人也莫名其妙。

正當此時，韜哥聽見了一種聲音，這種聲音對於韜哥簡直比老人的魔術還有影響。是一種清晰而帶有音樂性的銅聲。並不很遠，聽的很清楚。他能指點出聲音的來處，據說那鈴就是法格林的。這時他忘記了他自己的所在地，他就對着牛呼叫起來。一想起來他就急忙地向下爬，像松鼠一般的直爬下去。嚇得那位老人一跳，但是韜哥一點兒也不注意他玩的甚麼勾當，筆直向着鈴聲響的牧場那裏走去了。

老年人見有人從樹上下來走去，他覺得他的杖的魔力倒不小呢，有些怛怯了。

『恐怕他是傷了自己罷，下來這麼快！或許是我說多了咒語了罷，你看這孩子筆直向林場走去好像是中了魔一樣。』

老年人這時心裏非常不安，同時也忘記了別的小孩子們，轉身就往家的道上走。一路上心中忐忑的不安，越想起剛纔的事情便越覺得不安。

韜哥經過一條小溪，見雅禮在那裏騎着，就對他說『起來，我聽見法格林的鈴聲，離這裏不很遠。』這幾句話警醒了病中的雅禮，他就爬起來跟着他的哥哥去了。

雅禮跟着經過了松林，又經過了大欄柵，到了牧場那裏。在一棵松樹的背後，他趕上了他的哥哥。

「喂，那不是牠麼？你先去牽着牠，可不要把牠驚跑了。」

「好的，——可是——牠嗅見了我吃煙的氣味怎麼辦呢？」

「不要急，我比你吃的還多呢。」

「牠不會曉得我們所做的是罷？」

「那倒不敢說，或許牠曉得一點。」

「我想牠現在一定沒有很多的奶了，因這麼久沒有吃東西呢。」

「是的，這是我們的錯；怎麼那時不一直找到牠呢！」

「厭人的煙真是一點兒好處都沒有。」雅禮說。

法格林一聽見他們就跑過來啦，好像狗子一般的親熱着，躲也躲牠不開。

雅禮從帶子裏抓了一把鹽給牠吃，他是用吃煙的那隻手抓的，老牛一嘗到鹽裏的煙味，可就發起噓來了，面部也變得難看。口涎向下滴，似乎是想除去口裏的煙氣。你看牠是怎樣的，以牠那粗大而帶着理智的眼睛去望着雅禮罷！雅禮很害羞的，他知道法格林是知道了他所作的事情。

他們弟兄兩個彼此望了一望，各人都覺得很難爲情，可是他們再也不願談這回事。祇將法格林從牧場裏牽出。垂頭喪氣的筆直回家去。

## 六 掘薯

兩三天以後，他們弟兄二人到何家做薯工去，講定在何家作掘薯的工作。他們去了。他們只講定掘出的薯送給何家，但沒講及他們自己應該得好多，他們不喜歡按天計算，他們想做包工，比較妥當些。因為那樣做起來，他們努力的作，可以不示弱於人。同時也是很需要那樣作，因為何白二保長（何家的主夫）曾暗示他們要他們明年冬天一定離開法格利村，按他的意思說是他們弟兄不能長期間做好工的。

可是現在他們要想顯一顯身手給他看，他們就想拚命的做，甚至連人家都在休息的時候，他們仍想繼續的做。也怪不得再和何康一塊玩惡作劇了，這是在他們生命中千鈞一髮的時候呢。

田裏還沒有人時候，他們可就辭別了妹妹等，拿着應用的器具就預備作工去。

『我們喜歡做包工可以嗎？』

『包工！像你們這些粗糙的孩子，也想做包工！』白二保長說，屋子裏的人都笑了，黯哥的耳部面部都紅熱起來。

『我們以前沒有給您掘過薯，您也無從證明我們做的工都是粗糙的。』全屋的人都又笑了，保長也笑了。

『好，好，縮，你可以做包工；雅禮可以和你一塊做工，按天給他工錢好了。』大家又都笑了，覺得這真是一件大笑話。

『好，若是他需要用款的話，我自己可以給他工錢。』

『你們可以搨六哇嘗爲我，每第七哇歸於你們自己。』保長說，這時候他是用很誠懇的態度說的。

『多謝你，可是——』

『你還覺得不滿意嗎？』

『你不該特別多給我們，我們並不想比別人多得一些；按我們應該得的給我們就夠了。』

『白二保長覺得一點事太麻煩了。『我給你好多，你就該要好多！真麻煩人！』保長出去了，留縮哥站在那裏，這種侮辱，真令人難堪呀。』

人們常常以這幾個法格利村的小孩子爲談話的資料，可是真正看他們窮苦而幫忙他們的並不見多，縱然有也不過是一時可憐他們而給他們一點小惠物而已。可是他們自己都很自重的，他們雖說窮，但是不願受人的憐恤。

他們到了薯地裏，在那裏竭力工作，總想在一些大人面前不至示弱，他們不想作第二次的掘挖，所以在這第一次掘的時候，他們非常的小心，不願有一隻薯留在田裏，因此那些大

人們就掘到他們的前面去了；可是在人家休息的時候，他們又復趕上。

他們弟兄倆和別人工作的地方，恰恰相反。他們就決定掘七哇爲保長，留一哇爲自己，這是當地村上的規矩；至於保長那些例外的贈品，除非他改變待他們的態度，他們是不接受的。

過了一刻，保長來到他們工作的地方，指導了一番，並對他們說，不要向哇裏直掘，應該在哇的一邊掘纔好，其實這些話他們早就明白了。可是保長仍站在那裏，並且站了許久，看他們做的方法到底對不對，他那監視的氣象，似乎個個挖掘出的薯都被他吃過一般。在監視之下做工是有些不自然，有時連掘薯的鋤都拿不好了。

保長把鋤頭接過來，在他們挖掘過的地方再試一試，可是一隻也沒掘出。俟後又掘了許久，掘出了一個小薯頭，啊，可有他說的話了。

以後保長自己就把番薯向家裏拖，再放在窖裏，阿康頑皮的很，他父親很少有機會能夠得到他的幫忙。後來他說他也要掘薯去，他的父親就允許了他，可是還沒作多時，他身上稍微覺着有點累，他就想起了家——

他心裏想道，『媽媽不說要我作一下子回去幫她的忙嗎？我還是現在回去好，可是這時回去似乎還早，工夫都浪費了。』回到家裏，一下子吃個糖菓，一下子吃點點心，想做就



做，不想做就不做，完全是光想享受家庭的福樂，有時也提一兩桶水，或拿幾塊木柴，若是他母親要他多做一點事，他就托辭說著地裏忙，就再跑到薯地裏去。就是從家裏到薯地裡這段路上，他也要設法轉彎磨角的到鴛窩裏或狗洞裏瞧看一下，然後再轉到田裏去。

在田裏又作了不久，他找着了一根老番薯種子，已經腐臭不堪，他就拾起瞄準前面那人的褲子上，試一試看能不能打一個黑色印子。他打人家一次，當然人家也要回擊他一次，於是彼此就鬧起杖來了，他一個打其餘的一切人，腐薯橫飛，好似戰場上的子彈一樣，剛剛停止了戰爭，他的父親可就來運薯回了。

最後有一隻小番薯擲過來，中在何康的身上，這只是博得大家一笑。

『你們真討厭，不能使我安靜的在此工作。』他就藉此為理由，又轉回家裏，對他母親說，『媽媽，他們總是向着我投擲腐薯，真可惡！』他的母親也很為他擔憂，他們父母都相信了他的話，因為何康是他們的獨生子。

午飯後，一切工作的人都休息去了，韜哥和雅禮到了田間。

『你們不休息嗎？』何白二保長問。

『不，我們不能睡的，我們不睡午覺。』他們藉此時刻的工作，趕上了成年人們的工作，又趕到他們的前面，這樣工作一天，從未在成年人的面前示弱過。

他們作完了工，很高興的回了家，他們覺得這已可以比擬他人了，因為他們現在已經能夠自己作工養活自己。

次日的工作和前日差不多，在午飯後工作的時候，何康也來幫了他們做了一刻。

『這時做工不很合適罷！』這就是何康來幫助他們的理由，於是他們就在人家都休息的時候共同來做工。那時何康就建議說他願意幫他們弟兄倆一天的忙，可是到第二天當人家都睡午覺的時候，他們倆可以陪他一塊玩「印地安」戲。何康的這樣提議，他們都覺得有理，於是乎就決定了。

何康確是一個善於玩的孩子，凡是一和他相識的，就在不知不覺中受他的誘惑而得同他玩耍兩三天。他不能同成年人在一起玩，那時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只在人們午飯休息的時候遊戲，他們是不滿足的。

不久以前何康同一些別的孩子們在一起遊戲，他學會了一齣「印地安」戲；這齣戲也就是從前賴哥同雅禮在一條小溪的旁邊看見過他們玩的。他們也都在書本上讀過那篇，並不很難學習，只是把面孔用羽毛松枝或是細弱的小黑色的樹枝等修飾一下，同時置備一些弓箭鏃斧以及其他古舊的槍械等就夠了，他們就以此演習戰爭，以能奪取敵人之面前飾物為勝，在得勝後可以任意苦待敵人。

演完之後，常把軍器藏起，把何康的太平煙袋取出，在牆上或別處拾些乾草當烟草吸。他們也有一些真煙草特地預備留着到人數多的時候纔用。所謂太平煙，並不易得吸，前次在森林中偷吃了一次，受了些責罵，這次在家恐怕仍免不了有危險。

一天下午，當人們都睡午覺的時候，他們覺得吸太平煙的時候到了，於是就拚命的吸。這時他們比以前都安靜，賴哥和雅禮在前後門口守衛。何康此時跨上下薯窖的短牆上，慢慢的跳下去，到窖裏面去了。忽然有一小雀子在叫。何康就即時躍出，直挺挺的靠着牆頭站着，好像是在日光下曬暖一樣。沒有一個知道何康的太平煙袋和煙草是在他的小衫的布袋裏藏着的。

他的母親出來了，拿了一盆污水倒到豬糞裏，又進屋裏去了。這時又有一位雀子在叫。何康心裏有些慌，就急忙蹲下去。到窖裏一回兒來了一個良家的孩子，以後又來了一個，都照樣的蹲下去下窖裏去了。可是何康比他們兩個都大些，進去頗作點難。

到了窖裡，他們都蹲伏在一個漆黑的角裏，取出了太平煙袋，袋上從野樹林裏採來的香葉子。於是可就——

「這裏可就是紅狼（印地安人戲中角色）的家呀」何康說着，用一種驚恐的態度，「我們在這裏，那些白臉人們可找不到我們罷」。

『可是眼睛很尖銳的人在這裏是很易得看見的。』貓子說。就在說話之間，他的頭碰到石牆上，因為窖裏特別黑。

『老鷹，松鼠可要吸這頭一袋煙了。』紅狼說。

老鷹將煙袋取過來，點着就吸，直吸到滿窖是煙氣，煙雲圍繞着他的周身，這纔說道：

『太陽可以在屋頂上打轉，野兔可以在曠野跳躍，星兒可以在天空放光，也可以落下——直到老鷹趕到家再到西天；鼠兒和貓兒可以彼此和好，可是那些老白面人必須消滅，因為他們犯過譏笑鬼神和阻止我們在林中作戲的罪。』

『老鷹說得好！』別的這樣齊聲應着說。他們就伸手伸脚的互相偎依着在窖裏可跳起印地安人之舞來了。以後繼續着吃煙，演說，跳舞，樂得甚麼都忘記了，忘記了他們是在甚麼地方，也忘記了甚麼時刻。他們的聲音一點點的大起來，若不是作工的人早下薯地工作，他們一定會注意到這窖裏騷亂的情況。他們自己只覺得平安無事，任意行樂，他們知道那個時候是沒有人會有事到窖裏去的。

可是不久一個女僕要到窖裡取點菓汁做湯用，她就打開門預備下去，這個「紅狼洞」裏一時寂靜非常。這位女僕還未走到一半，忽然停住，她嗅着在空氣中有種氣味，說話之間她可就咳嗽起來了。

『噢呀，不好了！不好了！』她飛也似的跳出窗口，帶上門可就逃出來。

紅狼，所謂勇敢的戰將，這時心裏有些怕了，就急忙上來；他這時覺着這窖好似一個死洞一樣。在他後面緊緊跟着就是貓子。他上來之後，忍受不住外面的光亮，只是緊緊地閉着眼睛。

女僕慌慌忙忙的跑到窖地裏，大聲的呼叫着說：

『喂！不好了！房子着火了！窖裏已經燒了！快回呀！不好了！』

『那裏怎麼能够起火？』田裏的人齊聲回答着說。於是他們就一個個的都向家裏跑，拿傢伙的拿傢伙，取水的取水，都來到窗口，一看，甚麼都沒有，一點光線也看不見。祇有像甚麼廢舊的布屑一類的東西燒後的烟味一樣。窖裏特別黑暗，他們查看了好久，纔知道這黑暗的原因是隻老鷹在這窖裏，上下不得，在那裏哼着在喘氣，可憐得很。

別的一個也找不到，因為狼和貓都已經跑開了。

於是人家就把老鷹綁上一條繩，以便把他取出來。取出之後，他自己覺得非常慚愧，一切的勇氣都失掉了。這時有的要他說出這窖中的神祕，有的在窖的角處仍在尋找火的原處，其實他們一點火的蹤跡都沒找到。這時老容（一個僱工）幾乎敢起誓說他找不着一點火的痕跡。

這時只有祖父對這事頗能沈着氣，他親自下到窖裏，到處都找遍了。最後他在窖的中間，找到了一根很長的太平煙袋和幾根火柴頭，還有些碎煙灰。啊，這一找着，謎就算破了。這管煙袋經大家一看，都笑了。可是保長這時已氣得口唇都變樣了。這次只是韜哥被捉，他呆立在窖口，含羞帶怒的動也不動。保長就即刻責斥起來：

『你這樣大了！你還想要放火嗎？好則我們是查出來了，啊，你還吸煙嘍！』

韜哥一語未說，只是漸漸的向後退。

『他們呢？這是不是你玩的鬼？』

韜哥沒精打采的把印安人的裝束卸去，下著地裏去了，別的人也都去了。

『孩子們在一塊玩，一不約束，就會發生事情，到底玩的是甚麼意思！罷了罷了，你們還作孽的法格利村的孩子們，現在只有再替你們設法子。』保長嚕嚕囁囁的說着。

韜哥很想把這次鬧亂子的罪首吐出，可是總未說出口來；以後他只是希望何康自己能够大膽的認出這次的實情，於是他就獨自操作起來了。

別兩位戰將在林場的旁邊睡了好半天，可是最後雅禮瞧見了他哥哥一人在田裏抽薯，心裏就覺得有些慚愧，於是他就偷偷地上田裏工作，何康也跟着上去。

保長也上來了，很嚴厲的責斥他們三個，他們作事也不想，實在也太冒昧，最後轉向

何康，對他說，『康兒，這又睡不了你！』

何康的面色有些紅了，韜哥希望他能說出這次鬧事的原委來，他應該很忠實的說出來，可是在他們中間只有兩位可以把這事的原委講給何保長聽。

『這次並不是我想出的主意。』何康說着，頭俯下去玩弄他的手指去了。

韜哥聽了，大吃一驚，惱怒的連手都握成拳頭了。用着惡恨恨的眼光注視着何康，且恨且怕的對他說，『不是你？不是你，你說是誰？』

『恐怕是你先點着煙吸罷。』何康半吞半吐的說着，目光仍是不敢向上看。

韜哥走到何康的前面，用手指他的鼻端，說，『你胡說，難道你就這樣沒義氣嗎？』  
何康退避到他父親的背後。

『小韜，你做的事你還不明白嗎？誰是誰非，我自曉得，你想撒句謊就可把這事隱瞞過去了嗎？要是我是你的父親，你也瞞不住我呀。』保長說着去了，何康隨在後面。

『真沒志氣的懦夫！』韜哥怨誘着說，『按理應該給他拼一命。』

『不管那些罷，好則這樣的工作快完了。』

『恐怕還須等一些時纔能再來。』

『韜哥，我們今天趕快一點先把保長的工做完，明天就可以專掘我們自己的薯了。』

『你看保長不有意想要我們離開法格利村嗎？我看掘這些薯也沒有甚麼用。』

『噫，不能，當然他不至於那樣做的。』

他們坐在那裏，不時的彼此望望，最後還是雅禮說，『那他做不得，不至於，我們還是掘薯吧。』

『是的，我想他做得出。』

『我想今年我們可以有不少的番薯吃。』

『啊——是——。』

於是他們可就開始掘起來了，以直做到夜晚；所遺留未掘的統屬他們自己的了。

何康那天下午在家動也沒動，他想他和法格利村的孩子們的朋友感情一定從此要會決裂，他們蔑視他，再也不會受他的指引了。或者他們見他會找機會辱罵他也不敢說。從此以後，好久不敢出門，只是困守家中，悶着尋樂。

——倘若他們要來打他的話，他就讓他們打，隨他們的意；無論他們怎樣待他，他一點也不反抗，也不哭。那樣他們不至於一定要說他是懦夫了。他們兩個在田裏掘薯，像這樣的工作，他也是和他們一樣的。——他今天這樣巧生法得脫危險，那是因為他有父母，若是別人照實話說了，對他也太難爲情。自然賴哥雅禮易得受此冤枉。沒有人責罰他們，所以他



們也容易逃脫危險。倘若是河康在他們的地位，他一定要獨自承當起來。他願把這一席話對他弟兄兩個說一說。

最後他鼓着勇氣，走出大門直奔到薯地裏，口裏吹着暗號，想打他們的招呼，可是他們連睬都不睬他。只是做着工好像是瞎子瞎子一樣。

他們這樣冷淡待他，他覺得他自己也不是那樣不知趣，於是又走開了。但是像這樣的事，他們窮苦的人自然是要多爲自己打算打算的。可是他能設法再和他們和好嗎？他能做點甚麼使他們平息怒氣嗎？最後他想了一計，於是把兩手向口袋裏一插，且哼且走的可走出大門向田裏去了。

除了他們弟兄二人應得的酬報番薯未掘以外，所有的薯都掘完了。在他們的畦裏，看起來卻是很冷靜似的，畦畦卻孤立着。田的周圍陳列着一些還未運回的盛薯的木箱和木簍等類的用具。

河康從木箱裏取了一把番薯，拿到尚未會掘的畦的中間，掘了一坑把薯都用土埋藏起來。這樣他做了五六次，做完之後，覺得非常高興。

韜哥雅禮弟兄兩個知道這是河康的好意，他們心裏非常感激他，甚至韜哥就想趨向前去向他求饒。那時以後，他們彼此都又和好如初了。可是呀，他們弟兄們實在用不着那樣高

興，等到後來把偷的番薯都運回之後，就會有問題發生呢。

當天下午天將黑的時候，保長獨自一人來到薯田，口裏含着煙，雙手後背，特地來看一看他的田產。最後就來到他們弟兄兩個作過工的地方。他就停住腳在那裏觀察，在不知覺間數了一下掘過的畦。七畦嗎？爲甚麼每隔七畦纔留一畦呢？希奇希奇，按以前所講的只是六畦，怎都是七畦七畦的，這使他莫名其妙。

『窮了仍在驕傲，哎，你們這孤兒們還傲甚麼？』

保長自言自語的說，『他們大概是不願意我多把給他們罷。』

以後他在尚未挖掘的地畦裏，看見這裏那裏有一堆一堆高出的土，這是甚麼呢？他就掘一掘，啊，都是藏的番薯呀！

保長忿極了。他們一方面假裝落落大方，不要何保長多給他們，一面却偷一些埋藏起來。咳，好大膽！這樣行爲竟做得出！保長真生氣了。法格利村的孩子們竟敢那樣做！都是良善人家的子弟呢！這樣卑劣的行爲真欠教訓。也難怪，父母死的也太早了，沒有受過教訓。看他們將來有甚麼結果罷。

次日早晨，賴哥和雅禮從法格利村下來，各人帶一個空袋子，高興得很，且走且唱的來了。今天的作工完全是爲他們自己，要帶回去的都是他們自己賺來的。這也用不着那末仔

細，好歹都是自己的，一天的工可以完畢。

剛剛開始工作，保長上來了。他停住了腳，望了望他們，看他們那樣快樂的起勁工作着，有些不好意思開口責罵他們。

後來，他就把埋藏在哇中間的薯指給他們兩人看。

『來，孩子們，這裏埋些薯是甚麼意思？』保長說着，可怕的面孔同時也放下來了。

此時他們兩個卻嚇倒了。呆若木鷄般的動也不動，也說不出一句話，面色只是一點點的紅漲起來，兩人的眼睛却望着保長，神色都嚇去了。唉，真是不好得很！

保長想着按他們面部的表情，似乎是他們做的事，可是他當時並未那樣想。

『這是甚麼意思？告我說，你們是計畫想把這拿走，是不是？可是我想你們是好玩的罷，是嗎？』

『不是我們做的。』韜哥答，聲浪顫振了。

『不要馬上就那樣說，你可以實實在在的告訴我，或者我們仍是很好的朋友。』

『我們沒有那樣做。』

『那末你們想是誰做的這事呢？』

『我不曉得，我也不願曉得，真是我偷的我也不願求人饒恕。』

他們兩個早就知道何康的鬼，但是都不願說出，知道說出他的父親也不會相信的。保長不再問下去了。他想最好是查清楚了再說。他回去，將這事說給當地的一般人聽，他又很嚴重的同韜哥及雅禮講，也把他們引到一邊同他們講；他又同他們說明這事，對他們的名譽及前途都有很大的關係。可是保長的父親和別的人一樣，都不十分相信是他們弟兄兩個做的事。那位老人想了許久，然後說道：

『你可以問一問何康看。』

『關於這事你可曉得一點底細嗎？』

『不曉得，但是你可以問問他。』

父親特地找到何康，這次很嚴重的責問他。

『埋藏番薯嗎？』何康很驚奇的反問。

『是呀，埋在他們的地畦裏的。』

『怎能說是我？我做那有甚麼用處？我從未想到那樣做。』

父親這時想何康說的是有理，他爲甚麼會那樣做呢？不是何康，除非是要他那樣做他纔敢做，這次不是他。於是就帶着他的兒子再回到田裏去。

他們弟兄現在都停了工，只是呆望着，有時把埋藏着的薯都一點點的掘出，裝在木箱

裏。他們並不十分難過，他們想何康會把這事承認出來，或許也會把以前的事都承認出來。

保長和何康走上來了，何康緊緊的貼近他父親的旁邊，裝做不知這事，並且還用很驚奇的話說，『呀，這多呀！』

韜哥走近何康跟前，何康用自己的後背緊貼着他父親的身子，面孔還對着韜哥。彼此望了一下，韜哥的態度此時極恬靜莊嚴，他自己知道自己沒做錯事，所以他的眼睛能够正視何康。可是何康的眼睛只是向地往下看，向兩邊瞟，仍是不承認。這時韜哥真氣了，他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何康是這次的禍首。

『小韜，這時你還想否認嗎？我看你是想把這事混過去，你可知道這事不是好容易混過去的呀。』保長說。

韜哥此時已忍無可忍，於是就手指着何康說，『做這事的人就是他。』

『你怎麼曉得是他？』

『我看見了，我看見了就是他。』

這麼以來，更使得保長相信他的兒子是好孩子了。

保長對他說，最好這時不用再誣賴別人，自己做的事自己擔當好了。何康聽到這裏，爲避免他父親疑惑計，就假裝哭着說：

『他們總是甚麼事都纏賴我！』說罷可就轉身回去，想找他母親要點東西拭淚。

這時保長已經肯定說是他們弟兄做的事，就明明的罵他們欺騙說謊，並且說他們還想做別的壞事。

韜哥不等他的話說完，就雙手舉起鋤頭用力的向地下一鋤，說道：

『永不再到這裏來了！我們應得的番薯，你可拿去，我們不要牠也能過活，好了，雅禮，走，我們回家去！』他氣忿得已經全身發抖了。

保長手拉着他，並搖動他的身子說，『還不害羞，仍這樣說。』

『走，我們回家去。』

『你該和和平平的請求我饒恕你，不必就發脾氣。』

他的手不自主的捉着韜哥的長髮，緊緊的捉了一把。

『快點揪吧，我們要回家了！』

『你說甚麼？』

『揪！』

保長就緊緊的揪他的頭髮，韜哥忍着不動，後來禁不住痛不覺潸然淚下。

『現在要不要我饒恕你？』

『快揪，把我的頭髮都揪掉好了。』

保長氣忿已極，於是把他用力一推，大聲罵道，『沒良心的小東西！』

韜哥慢慢地向家走去，走過一個大草坪，一聲不做，只是不時地嘆氣。雅禮拿着兩個口袋在後邊跟着。他看見當時的情形，幾乎惱怒得只想同保長拚一命。

他們筆直走到林場的旁邊，及至走過去以後，韜哥便伏倒在地，長聲嘆息起來。他實在是情不自禁，在他弟弟面前也是忍受不住的，他寧願看他的弟弟也同聲一哭。這樣他們怎能活下去，可算一點指望都沒有了。

雅禮挨近他的哥哥坐下，哭了。那時在這世界上沒有甚麼東西能夠安慰韜哥的悲哀呀。

## 七 厄運

以後有兩個禮拜，他們在法格利村，有幾次他們會到別村去尋工作做。他們很喜歡得個挖掘番薯的事情，以為藉此可以賺點錢來彌補他們在何家所損失的。可是他們時常接到這樣的答覆，就是：『謝謝你們，我們並不缺少甚麼幫助。』還有，就是他們時常反得些別人的詢問。例如問到他們在法格利村現以甚麼爲生，現在找到了甚麼工作，及冬日有甚麼計劃等等。

年紀較長的人們似乎是很固執和嚴酷的。他們的眼睛好像在說：『他們甚麼事都做得出！』有些女人很莊嚴地同他們談論到他們應該怎樣改善他們的生活，並供給他們許多好的意見。還有些人甚至罵他們，說他們都是良家子弟，現在却在隣近一帶跑來跑去，專門干與別人的事。』

他們在村莊上既遇到那多的失意，便再轉回家去。這是很明白的，就是這些周折皆是出自何家，當然是白二說了些他們的乖話。他按着自己的利益把他們弟兄們所做的事，隨便對人講說。同時他們弟兄們很想把這事對人講個明白，說個水落石出，可是人們總是抱着不理會的態度，不聽他們的。

真的，他們對於自家的辯護是沒有用處的。倒不如留在家裏快樂些。祇要他們能够得着工作以維持飲食的話，在法格利村住着，是再愉快沒有的了。



他們摘一些漿果預備到別村去賣。

『謝謝你們，我們的漿果够了。』

『但是你們曾向我們訂了的。』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況且我也不記得曾向你們訂過。』他們找出譏諷的話對於這兩個孩子，這兩個孩子很痛心地退出了他們的門戶。

『你們不妨到何家去看看。』一個善於諷刺人的這樣地譏笑他們，其餘的人也都在笑着。

箱哥想趁這個機會解釋一切。『不，當我們別去何白二的那天他責罵我們關及……』

『是的，我想是如此的……不曉得明天是甚麼天氣呀。』

『他責罵我們拿了他的番薯；其實我們……』

『烏雲上來了，風又在東方颳起，無論怎樣，明天是會下雨的。』他們開始地亂談並遮掩各自的聲音。

他們現在除了賣漿果以外，就無別事可做。然而現在他們感覺不出甚麼快味來。以後雖說他們是計劃着賣出去，可是他們總覺得人們全是出于施捨的心理來買的。

一天，他們到先生處，並送些漿果給他，他們很想知道他們的先生是否相信別人對於他們所說的流言。

的確是的，先生買了他們的漿果，可是後來他說，『聽說你們預備快由法格利村遷走？』

『遷走？我們並未想到這層。』

『你們應當同意，這對於你們多少都要好些。』先生這樣說：

先生是那樣的嚴肅，是的，他也是信這流言了。

沒有人再相信他們了。

他們匆忙地歸家，態度是淡極悲極，自此以後，他們留在家內，他們爲自家摘取漿果，在園內工作，並爲冬日堆聚些柴木。

有一天，他們覺得再沒有東西可以吃了，他們所有的食物，僅僅是一點漿果及法格林的奶了。

賴哥說，『那末，我們就光吃漿果及牛奶吧。』他把這句話當作笑話說。

西麗說，『我們必得有些糖及麵包來和着漿果及牛乳同吃呢。』

『我們沒有錢，現在已經就沒有了。』

『也許他們要在相當的時候賣給我們一點食物。』

『沒用，若是我們那樣想的話，結果只是等於零。』

他們每天四次的吃着漿果牛奶，牛奶漿果，可是這樣的吃法，牛奶是不夠的。因此，男

孩子們僅吃着漿果，但是他們還有一點好的番薯，是在法格利村他們自己種植的。

韜哥想着他自己可以吃慣這樣的食物，但是其餘的人未見得吃慣。他仔細地注視着他們，看他們是否變瘦了或是沒血色了，他想他們多少是有些如此。他欣喜一點的，就是他能够把自己的食物分給他們，但那也沒甚麼用處，因他不能夠給他們實在所需的食物呢。

到禮拜日的時候，西麗用餘剩的麵粉來烤製薄餅。當吃飯的時候，伊翡非常的快活，她再也不能夠安心靜氣的坐在她的椅子上了，於是就站起來，按着拍子用腳敲着地來唱歌。

『大餅子，小餅子，吃到肚裏變個大胖子。』唱着便將一個薄餅穿在叉子上，再加上些藍漿果。

西麗說，『你怎不謝飯呢？』

『感謝上帝，給我們飯吃，亞們。』她匆匆地說完後，便又搶了一塊薄餅。

其餘的人並沒有心思多吃些餅子，他們必得節省以便伊翡後來再要着吃，窮人的一點點，都是不容易的事啊。

他們現在只得這樣做了，將來或許有種好方法謀生。真的他們能得到許可，在林裏打野雞的話，那末，這個困難就可解決了。可是目前必須賣去一些漿果子方能渡過這些難關。

有一天早晨，何家的傭人帶個消息來，要韜哥到何家去，因為白二要同他說話。他們知

道一定是什麼不平常的事，因白二慣會與波作浪的。他們恐懼着以爲又是個不得了的事。當韜哥舉步往何家時，心地是異常的忐忑不安。

白二今天是特別的和氣，看來好像是韜哥的好朋友似的。

白二說，『我們挖掘了你們的番薯，頂好爲你們賣去，今年冬天番薯對於你們好像沒甚麼用處。』

韜哥驚異的幾乎忘却了回答。他祇站在那裏凝視着白二。

白二繼續的說，『你們自然曉得你們快要自法格利村搬出去。』

『我們——我們從未想搬過。』

『可是我們一些人都這樣想過。區公所裏也是這樣的計劃。都是盡力爲你們打算。你們得依照他們的指引去行纜對，你明白麼？』

『我們並沒有請求過幫助，也無須甚麼幫助。』

『韜哥，留意點，再不要那樣做了，像你這般大的孩子，就當知道不能讓你的弟妹們那樣的過活，你知道去年秋季在這裏發生的甚麼事情，人人都想要我早些把你們安排好。』

『但是我們怎能支持這麼久呢？』

『你們支持那麼久，實是特別的僥倖，你們曾得過許多的工資，你們又能過活到今日，

不錯，夏季是很易得度日的，可是冬日要來到啦。」

「我們都曉得。」

「好，但是你們冬天怎樣保管你們的老牛呢？」

「乾草是足夠的。」

「足夠？我知道足夠！西麗到學校去的時候，誰還能招護牠？」

「我們並不同時都在學校裏。」

「但是西麗必須學些事情是她在法格利村學不到的。假使她仍舊像現在這樣做下去，那在她未長成以前，身體會受損失的。」

「韜哥也會想到這一點，西麗的確是做事太多了，遇着重大的事情，他也特別努力的幫助她。但西麗總是說她做的事情還不多呢，他也希望以後不再多難爲她了。可是當白二說出這番理由時，他簡直無話可說。」

「西麗同伊翡今年冬天可以到我們那裏住，我也曾答應過牧師，我想她們在我那裏一定比在法格利村好些。」

「韜哥勉強地將淚帶回去。『他們不願意，我們都不願意。』

『不願意！不願意！那個還管你們願意不願意！願不願意有什麼關係？』

『假使她們離開的話，誰看管我們的家呢，而且我們到學校去的時候，西麗還得招護法格林呢？』

『你們離開此地是與你們有益的，你到孟先生處，雅禮到鮑先生處，那就是特爲你們安排的。也就是我先預備要告訴你們的。』

『但……但是法格林呢？』

『法格林被賣了。』

『賣了？牠不是我們的麼？』

『現在是我的了，我買了牠，價目我已付清。』

『什麼人敢這樣做？』

『牧師，他是這裏的區長。』

『賣的錢呢？錢該歸誰？』

『你的母親欠了雜貨店一筆賬，這個錢已經付債用了。』

『韜哥沒話可說，取着帽子向門外走去。』

『再會。』他帶着淚這樣說。

『阿夫人說，『請等會兒，喝點咖啡再去。』韜哥依舊地走了，她站在窗前望着他。並怨望他們說，『可憐的孩子們，真不明白甚麼是好歹。』』

## 入 離 別

韜哥到家的時候，非常的消沈悲傷，他們都知道他絕不會帶甚麼好的消息回來，可是他們也不敢問——還不能丟却一切指望呢。那晚的談話很少，各自祇是互相的友愛着，幫助着。

西麗就拿起帚來掃地，韜哥隨即來幫她的忙，雅禮也加入幫忙，最後還是他們弟兄兩個將這工作做完，掃地本不要多久就可做完，可是今天做的時候，並沒有笑聲，也沒有歡樂。

沒有一個人能將那晚——就是他們聚在法格利村最後一晚的念頭丟開，他們彼此都想出各種方法來互相的友愛着。

西麗預備了甜乳及蛋餅爲晚飯——都是些好食物，伊翡祇是閒談着明天她所計劃的事情，她要洗刷她的老牛，並要堆聚多的樹葉子，哥哥們彼此都注視着，聽到她所計劃的一切心裏是非常憂傷，甚麼都完了——他們之所以樂于工作的原是因爲吃穿都在一塊兒，並且是彼此都能相助——可是現在即連一切的幸福都要完了。

西麗放下匙子，伏在桌上，鼻子發出喘氣聲，伊翡過來撫愛她。

『別哭，西麗；我要做你的一個好妹妹。』

雅禮也將匙子放下，眼淚不住的往下流，他也只得走向門口去。

韜哥看着西麗，看到她的兩肩因啜泣而打戰了，他即刻起來，走向西麗的旁邊，伸出手來撫摩她的頭髮。『親愛的妹妹，何家的人會待你好的，你在那裏恐怕比留在這裏還好些——一定好些，家裏的事情對於你實在是太難了。』

『若是……我不……願……去的話，不願到何家去的話，我還要走嗎？』

『伊翡同你在一路呢，西麗。』

『那末，你同雅禮怎麼辦呢，你們也要孤單地離去此地嗎？』

離開此地？到那裏去呢？他並未想到這一層，在以前他們曾發了誓說他們永不離開法格利村；可是，現在有人勉強他們離開了，怎麼辦呢？他們留在這裏，直等到全區的人命令他們離開時，那時怎麼辦呢？他得同雅禮顧到這一點。

『我同你們一起留在這裏』伊翡說。

『伊翡，法格林同你在一起呢。』

『不管牠好了。』

『將來我們長大的時候，我們還要搬回來的。』

『我不想做大人。』



第二天由何家來了一個男傭和一個女僕要帶法格林同兩個女孩子走，他們帶來一輛馬車爲她們坐的，設若他們未曾預備的話，還可以再等一天。可是，他們現在必得先運他們的東西呢。於是，西麗就捆起她的一些物件。

那個男傭到牛棚裏，解開法格林，預備引牠到門口，老牛却跑在他的前頭，先到石階上飲鹽水去。和平日一樣，男傭不能拉牠，祇能讓牠自己拖着繩去，老牛真有一把勁呢！

男傭一面餵着牠，一面撫摩着，牠不願離開石階，也不願及那男傭拖拉牠的繩子，於是男傭發着脾氣來咒罵牠，那個女僕人也來幫他的忙，他們用了一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法格林拖到馬車那裏，將牠拴在車後，好使牠也隨着走，男傭還罵聲，『你想活還是想死？』

老牛將兩耳朝後，用盡平生之力向後拖，當他們趕着牠走時，牠叫得更悲慘了，男傭坐在車前趕馬，女僕就在老牛傍邊走着，想慢慢教牠做隻馴良的牛，男傭看見牠走得太慢，發了脾氣，找到一根大棍子，預備要打那隻老牛，後來越打越利害，其實，老牛走的速度那能趕上馬的速度呢？

孩子們跟在後面，看見這一切的經過，他們真不忍心見法格林遭受那樣的鞭打，韜哥臉色都變了，態度也莊嚴了，他想勸勸男傭曉得那樣擊打是太厲害了，於是他連忙地跑過去喊着說，『不要再打牛了！』

『哦，你這個小東西！』

棍子呼的一聲過了韜哥的頭又打在老牛的背上，男傭現在再也不能抑止怒氣了。

西麗跑了來，搖擺着上了車子，手指着老牛，說：『可憐的牛啦，來！』她給老牛一撮鹽並輕輕地拍着牠的鼻子。老牛就衝向前去，幾乎跳進車內，他們走得都快了，幾乎將男傭丟在後面，西麗連話別的時間都沒有，因她已走過了草場的那邊。

伊翡祇是站着看他們，連哭都忘記了，當她也看不見，聽也聽不見西麗和法格林的時候，她將頭掉過去又注意着別的東西上去了，最後她方知西麗同法格林是去遠了，不再回來啦，她突然地滴下淚來，因為他想哥哥們真是無倚無靠了。

可憐的伊翡！母親去了，却再不回來看她一下，西麗也或許照樣地去了吧。哥哥們或者也要別離的，以後她將再也看不到一個她所愛的了，最後她痛哭着睡去。

韜哥同雅禮決定他們要住在家裏，無論如何都不搬走的，假使一定有人要強帶他們走的話，無可如何了，只有隨他便了，他們並沒做甚麼錯事，真是遭人那樣待遇，那纔算是樁稀奇事呢。他們放學的時候，總是很勤快地做工，或許在來年秋天他們還想買條老牛，同時也可將妹妹們再接回來一起住。

次日，他們背着伊翡到何家去，她說她能够走，但他們很樂于爲她幫這點小忙，他們並

不想進房裏去，怕白二見了又要同他們說些不相干的話。他們請西麗出來，及同她再談談話，同時也可正式的彼此道別。

哥哥們一隻手拿着帽子，一隻手伸出來。

『謝謝你，西麗，請你善白珍重。』

『謝謝你們，祝你們前途順適。』西麗很有禮貌的說着。以後他們的視線都注意道路上了。

『什麼時候回來看我們呢，伊翡？』雅禮說，他想說些話叫她快樂。

『明天！明天！』她苦笑着說，只是說着，她並不知道這是否可能的，他們又閒談了一會，好使離別不至於太過於悲傷。

伊翡在何家過得很好，何先生給她餅子吃，並領她到各屋裏去玩，教她看看各種東西開開眼界，成年人們也常常抱着她玩，並說些有趣味的事給她聽，結果，都會使她發笑。

『現在你快樂麼？』何夫人問她。

『哦！是的。』

『你快樂什麼？』

『因為明天我要回去看望韜哥及雅禮呢。』

『這的確使得何夫人很失望的走開了。』

## 九 別後

在小小的園地裏堆聚了許多石頭，是他們以前擊碎的，有許多他們堆起來了，打算在落雪的時候帶到樹林裏去，可是現在他們已失去了勇氣，他們必得在這幾天來開始做點別的事呢。

韜哥很懊喪地走着，慎重地想着已往所丟去的一切東西，現在是完了。甚麼人都在攻擊他們，甚麼事他們都不會做成了，那些賣去老牛的人或許連法格利村都要賣去，也許會來一個流氓將他們趕出去，住在他們的家裏，拿去他們的一點祖產罷。真來的話，其實也拿不了什麼好東西。

以前韜哥並不曉得家裏是怎樣的窮陋，現在他可看清楚了，他們不但沒有像別人家裏那些炫耀奪目，美麗的東西，即連應用的物品他們都缺很多。那裏會像這樣窮乏的？幾塊碎板子釘起來當做花盆，報紙當做窗簾，椅子當作桌子用，布袋當作席鋪！用一生的精力來愛護這些不值錢而又破舊的東西，有什麼用處！

他想同雅禮題到這事，可是他終於不能說，他的心坎裏很怕雅禮也有同樣的思想，或許他要贊成將所有的東西丟卻不要。

有兩三種花在窗上放，他們都小心地照管牠們，他們是非常的快樂，因為那些花長得特

別得快，又特別的好看，一個整個的夏天，他們逐日地留心着看管牠們長大，有一天，雅禮帶着養花的肥料來。

『韜哥，看這玫瑰已經發芽了。』

『但我並未看見嫩芽在那美麗的花盆內生長呀。』韜哥乖戾的說，他何必再對這將要失去的東西感覺興趣呢？

『花盆是真好，那不是你自己做的麼？』雅禮給他哥哥一個快樂的笑容。

『花盆對於我們是很好的，可是對於我們走後那些搬進來的人是未見得好罷。』

雅禮聽了心中覺着有點痛，因為他以前從未聽韜哥講說過，他當然還不十分曉得到底他說的是甚麼意思，但是他也想不出甚麼話來不要韜哥再說下去。

『看看這其餘的設備！桌子，碗櫃，牀具！你以為這些東西對於趕我們出去的那些人好麼？』

『可是，韜哥，父母留下來的東西，你不應當那樣輕視！』

『毯子？』韜哥手指着靠在門前的粗麻布袋。『沙發？』他用拳頭打在他坐的木箱上，淚液滿了兩眼，他指着桌上放的一個破杯子顫聲地說，『是磁器麼？』他又指着他的母親掛在牆上的那張基督古畫說，『是畫子麼？』他能記得這張畫掛得幾久了，他每看見這溫柔而

又美麗的面容時，不禁欣喜異常，因為像仍是掛在那兒。這時淚珠已經滾到嘴邊。又繼續地說，『是鸚籠？是花園？你以為這些東西對於他們是好的麼？』

『可是籍哥！』雅禮用兩臂遮着臉走向門口便啣嚙痛哭起來。他真是以前從未遇到這樣傷心的事，籍哥不想念他的法格林了，甚麼他都不想念了。

籍哥見到雅禮所起的反應，便深深的懊悔他所說的話，他是非常地喪氣，又不能說些話來鼓勵他的弟弟，那晚他們彼此都迴避着，籍哥自己覺得很慚愧的——前途可仍是黑暗，淒涼啊！

西麗寄封短信來，說她們請求了好久才得了許可在這個禮拜天到法格利村來看望她們的哥哥們，要他們到半路上去接她們並幫忙背伊翡。『我們還要察看一下你們所做的事情呢。』西麗又加上這點笑話。

雅禮說，『現在我們該做甚麼呢？』

『你曉得我們要將房子稍微整理一下罷。』

在這個禮拜的末了幾天，他們特地預備一下來接待客人，他們用野花及秋葉等來裝飾房間，並用細枝散在地上，又灑掃了庭院，石頭也堆在一起，甚至于連園地也加大了一點。雅禮到鄰村去，並帶回以前人家應許他的漿果種子，他們預備今年秋天種下，以便明春可以看

牠長成。

姊妹們照着所應許的日子來了，她們真是驚奇得很，更不知怎樣誇獎她們的哥哥們所做的工才好，他們就在那塊大而平的石頭上，喝起「巧克力」茶來了。她們想他們五月十七日以來的工作，做得真是非常的快。處處都出乎她們的意料之外。假使他們都能住在一塊的話，恐怕成績還要好呢？

『這裏多麼美麗啊！』當他們回到房裏來的時候伊瑪這樣的說，『看！那朵淡紅色的大玫瑰！西麗，你來看！那是多麼美麗啊！』

『何家不是有更好看的玫瑰和更美麗的花盆麼？』雅禮問。

『哦你這個人！該知道這是我們的呀！這不是很香的麼？』他將鼻子放入淡紅色的花瓣中深深地嗅了一下。

他們再也不談到一切掃興的話了，可是有一天孟先生大搖大擺地來了，他責備韜哥不按着時候到他那裏去。

韜哥說，『我不記得答應過你去做工呢。』

『牧師是這樣安排的，你可以住在我那裏一直到你長大成人呢，韜哥。』他的聲音忽然變得友善溫和了。

『我不願意去。』

『你這個小笨貨！你要餓死或是冷死在這裏麼？長大了像個野人一樣！你可明白麼？』  
這個人發脾氣的時候做出的怪樣子，使韜哥忍不住笑了。

『現在你想同我一道去住還可以，可是你知道後來再去，我可不贊成，你可明白麼？』  
是的，韜哥明白那是對的。

『對啦，你到底是有腦筋的，現在拿着東西走吧，還有，還有這個小孩子呢？』他指着雅禮。『他自然也是要到別的地方去的。』

『他同我到林裏去，我們一塊爲同各得先生鋸木頭。』

這個老人的臉漲得深紅，他用杖重擊着地，非常的生氣，幾乎連話都說不出來。『你知道第四條誠命麼？「孝敬你的父母」你知道那個意思麼？』

『我們住在父母所造的房子裏豈不是孝敬我們的父母了麼？』

『但是還有一點——敬重年長者是怎樣講的？』他試了好久想將聖經上的話背出，但終于記不得。

『再見。』韜哥說着便將身移到門前。

雅禮問，『你怎敢那樣地回答他？』



韜哥說，『我也不是真敢那樣啊。』他的聲音仍在微微的顫動。

× × × × × × ×

他們並未爲司各得先生做事，不久學校就開學了，他們這時無事可做，祇是將法格利村的大門釘起，賣鷄，是他們現在唯一的職務了，學校上課的時候，他們住在哈佛達村莊上，在那裏他們常時地同波家的孩子們在一起。伊吉同阿尼是他們的特別伴侶，他們真是好，他們很和韜哥及雅禮表同情，他們並勸他們說人家要強趕他們走的時候，可以不聽從他們。

有一晚，波家的孩子們帶着一個特別的消息很匆忙地跑來。

『你們的牛在何家現在不吃東西了。』伊吉說。

『可憐的法格林，牠真不吃了麼？』

『可是現在牠快要吃了，因爲今晚何家的那位老婦人琪葆要來趕鬼呢。』

『真的麼？』

『真的，她已經給這牛起了一大些的名子了。』說着也就一一的將名子背出。

『你說甚麼？』

『她將廢物放在一個老房子的西南角裏，每禮拜四的夜裏一次，一連七個禮拜，今天那

位老婦人已將牠拿出搗碎了，並與鹽和起來，又喃喃地念了些咒語，給老牛吃了，他們還準備用腸子做的繩子對着太陽拉着牠圍着草堆轉三圈呢。伊吉說得很快，幾乎連氣都喘不過來。

『繞着「草堆」轉？』

『是的。』

『那個告訴你這些事？』

『我站在老屋那裏聽見幾個老婆婆談起的。走，我們去嚇那老牛去。』

『可是我們不能嚇牠呀。』

『或許你想牠會在何家治好了。』

這個試探是很大的，四個孩子就跨過田場裏去了。

他們必得趁人不妨的走進到草堆裏去，他們沿着溝爬着，用手膝匍匐着經過了小丘之後，並躲在幾個石堆的後面。最後，他們便慢慢的得以進到乾草房子並躲在一個暗屋角裏。

『現在我們必須嚴謹安靜，一句話都不許作聲呀。』

『但是我們真要笑了那怎樣辦呢？』

『用手捫看口，千萬莫作聲。』

這時天色已漸黑了。

『那位老婦人非等到白二睡了不敢來，因為白二不願她有甚麼趕鬼的舉動。』

『但是現在我們做甚麼呢？』

『將外套翻過來？』『將臉塗黑？』『使他們相信我們是幾隻熊？』

好了，那老婦由房內出來啦，還有別的一個老婆婆伴着她，她們匍匐到牛棚內，隱密得如同打算偷東西的模樣，最後他們領着法格林走出來，一直領向乾草房子裏去。

他們走到門前便站住，細聲地彼此商議，她們不敢說得像那些孩子們的聲音高，她們開始就在法格林身上及頭上畫了些頂奇怪的彎曲線，很明白的，這就是她們正在逐出那個惡靈呢，老牛站在那裏祇是用鼻喘氣，不時地又發出輕微的吡吡，好像她並不懂得這些一樣。

老婦人開始拉牠轉這房子，第一次效果還好，不過老牛跑得過快，使老婦喘氣不已。

以後在房子的裏面傳出許多奇怪的聲音，一隻貓子很悲哀的叫着，雄鷄雌鷄又在咯咯地啼着，杜鵑也加入了；所有的森林的鳥兒都吱吱啾啾地叫起來了，以後接着又是松鷄，山鷄及雷鳥等等。幸這兩位婆婆非常的聾，不然的話，她們也許走近一點來看一看這雀子的所在地呢，他們以前還注意那些事，現在却一心一意地在進行着趕鬼了。可是等到後來她們聽見的時候，或許他們會以為是惡鬼因痛苦而悲嘆了，附在老牛身上的惡鬼，現在恐怕得離去了，所以牠們悲嘆是不足為奇的。

老牛驚得不敢動了，婆婆們又拉牠又趕牠，因為這也是非常重大的手緒，於是再轉了房子一周，以後就——

一個龐大粗毛的怪物顯現在門口，爬過門檻，吼着叫着，移向老牛——一個可怕的怪物在這半黑的時候，老牛又在發抖，用牠僵着的腿站在那裏望了一望這怪物，以後便衝下草場，老婆婆們在牠後面拉着，一個拉着牠的頭，一個拉牠的尾巴，可是她們終于是被丟在後面了，老牛乃自由地擇了一條路，直奔往林間去，婆婆們這時又氣又怕。

『我很奇怪到底是什麼東西驚跑了老牛！』璞葆說。

『怪物嗎？那是一堆輕率的孩子們捏住他們的鼻子作的怪樣！唉，討厭的小東西！』

『老牛再好不了，一定是中了穢毒！』她們就發出她們的情感並表示對於這些孩子的意見，她們責罵孩子們直使他們覺得太難為情，纔都告退。將走近何家的房子時，那裏又躲着一個男傭人及兩三個別的人，那些人都在笑個不止。

第二天晚上法格林尚未回來，第三天就打發人出去找牠，白二也出去了。白二真氣極了——氣這些愚蠢的婆婆們充滿了迷信及無稽之談，又氣孩子們，又氣那隻老牛。他很曉得村上的人有笑他的材料了。真的，有許多的人在笑——笑白二的損失。

對於這件事，許多人或許同白二一樣的想到這又是法格利村的孩子們做的把戲了，是

的，很容易看到他們是越變越壞。這無法無天的孩子們誰也沒他們辦法，孟先生也不想讓哥在他家裏做事了。

可是有些別的人以為這是白二自討的，他祇想將他們由法格利村趕走，並佔有他們的老牛，這樣地對待那些又好又勤快的孩子們是不對的。當白二說他們不誠實時，差不多只有他自己是那樣的想。白二自己也知道那兩位小姑娘還沒長成大人，他也知道老牛也是非常的好。他們做出來的工作——擠的牛乳，白二也是滿喜歡的。他還有甚麼說的！

他們用了兩天的工夫來找牛，終于未找着她，以後還是西麗道破了這個謎。

『法格林恐怕回到老家裏去了。』

他們打發人到那裏，牠果然在那裏，她衝進草棚裏，可站在槽旁滿意地大嚼起來了，牠並未感覺缺乏。反過來說，趕鬼倒像是有效力似的，現在老牛吃得又肥又胖了。

## 十 打獵

當然司各得先生知道怎樣做個好人，他不但讓那些孩子們在他自己的林場內作工，並且還允許他們在林中設網捉鳥。他並且特別聲明說，別的任何人都不准在那裏打獵呢。他們從此高興得非常，就去設了不少的網。既然有這好的機會，他們就想做一次大規模的行獵；可是在那個時候的林中，可以打的雀子不很多，縱然有些，也都是極刁巧不好捉的。

但那時在林中打雀子的小止他們弟兄兩個，同時還有些別的人也在那裏設網，當然別的人都沒有權利在那裏，因為司各得先生也不是那樣詭詐的人，一面允許他們，一面又讓別人也來參加，若是能把這個小賊子捉住纔有趣哩。

從那時起，他們就留意監察那個打雀子的到底是誰，但那人似乎總在躲避他們一樣，從未找得出。然而他們仍是想知道那人到底是誰。韜哥說，「恐怕那人是不喜歡我們的一位罷。」

他不願意說出那人的名子。

有一天，他們弟兄二人偷偷地在林中遊散，他們到了一個網那裏，看見有一個很大的山鷄拔了網，雅禮先看見，他就湮急跑上前去，大叫一聲，可就抱住牠了。

『喂！這裏就這一隻老山鷄呀！』

『別說了，』翰哥跑上來，還沒跑到地點忽然停止住，同時面色也變了，說，『這個不是我們設的網呀！』

『不是？你說是誰的？』雅禮把山鷄又放下去，周圍望了一望。

『不是不是，我們沒有這樣的壞網，這個網一定是那個偷捉雀的小賊子設的，無疑義的一定是他。』

『噯，可惜！』

『只有我們有權利在此打雀子，別的人竟也來打了！』

『這山鷄應該是我們的。』

『按理我們應該拿去。』

『是的，應該那樣教訓教訓他。可是爲這一點點小事情，不值得和他去計較。』他們就把那隻鷄懸在一棵松樹枝上，等到那小賊子來的時候，山鷄可以不至被野獸吃了。這樣看起來好像那個人比他們兩個還微倖些。也算希奇，那個人的手一定很笨拙，你看他在這裏做的東西真蠢！這時他們自己的網比以前都亂了秩序，差不多每處不是被雀獸踏破，就是被暴風吹倒，或許是有人故意來破壞也說不定。常有些樹枝子在網上，樹枝子自己不會跑上網罷。

事情越來越壞了，他們差不多用整天的工夫去修理網子，他們爲這事爭辯得也累了，可是仍然沒有打着甚麼。林中並不是沒有甚麼鳥獸，他們仍是不斷的遇見些羊羔呢。

他們常常見有些松鷄在網裏，但是不知怎的他們總是失望，甚至於新的結實的網子，也都好像是破了的一樣。

後來雀子精巧得簡直和人一樣，牠們一定是和人一樣會用刀及其他的器具了。

沒有再可疑的餘地了。松鷄一被擒就又被人偷去，這一定而不可疑的是那位未曾得應許而來設網的那個人做的事。然而在視察一周之後，特地把松鷄爲他懸在樹上，實在是使人莫解。

『等我們把他捉住了再說。』韜哥說。

以後他們視察陷網的次數漸漸多起來，他們每天也設得早了，而且常常比那個人先去，因此也捉了一些。

那時天氣慢慢冷了，有一晚上下了大雪。次日他們在家等候了一整天，那個小賊子可以得機會視察幾周。他們以後纔出來了。

是了，果然這次差不多每個網子都被視察過了。那人真算刁巧，他很小心地使他在網跟前的足跡再用雪蓋上，倒退着走，並用樹枝子在後面拖着，慢慢的拖到樹林當中雪稀少的地



方。他們又捉着了幾隻松鷄，他們爲要明白在那裏都捉過甚麼雀鳥起見，特地仔細察驗了各處揀得的羽毛。到如今他們仍不知道那個小賊子到底是誰，真是奇怪。他們仍照着足跡找去，現在比較容易些了，因爲那小賊子的馬蹄式的鞋底遺失在這道上了。

他們接着足跡一直找到哈佛達村，這正和他們所想的一樣，直到鎮市的北邊爲止。可是以後足跡入了路之後，便分不清了。他們順着路再向前走，試試看這足跡又走出這條路沒有。不久在向何家的那條岔路上，他們又發現了以前的那種足跡，而且鞋印上的確是缺少一塊鞋底。他們所料想的一點都不差，於是他們都笑了。

他們到房裏會見西麗，就問，

『何康在家嗎？』

『他剛從林場回來，同他的祖父到老宅裏去了。』他們就轉身向老宅子裏走，西麗站在後面望着他們出去。看着似乎是有甚麼事一樣，連問一聲好都來不及就出去了，西麗也不知道是甚麼回事。

何康在火爐前邊坐着烘腳，有幾隻松鷄在火爐上邊掛着在烤，他們就會意他們今天網裏所遺失的松鷄的歸處了。

他的祖父是個老獵手，現在在那裏坐着察看松鷄被捉的傷痕。

可是韜哥和雅禮進來之後，何康似乎一句話都答不上來，說的話都是牛頭不對馬嘴，於是祖父也奇怪了。

『你不是出去了麼？』他問。

『啊，你也打山鷄去了！』韜哥也追問一句。

『是的，沒好久。』何康的面色變了，於是就以手中的小棍子向火灰中玩弄。韜哥這時實在不忍直接說出，他知道說出也不過和從前一樣，沒有多大用處。還是想別的方法爲妙。

『今天你打得好嗎？』

『謝謝，還好，你呢？』

『一個都沒有捉住，現在的松鷄真聰明極了，單用網子簡直捉不到牠。』

『爲甚麼？』

『牠們都有脫身之計呀。』

何康忽然把眼睛轉了個方向，難道韜哥現在真的相信他所說的話嗎？可是他一看見韜哥的冷笑，他馬上就又轉過頭去了。

『他們都會逃嗎？』他的聲音小了。

『今天真遇見鬼了。』韜哥指着火爐上邊烤着的松鷄說，『他把我的網子的結子都解開，

所有的網子都無效了，你看那人可惡不？」

『真的嗎？』何康更屈下去了。

綽哥指着一隻山鷄說：『有和這隻相仿的山鷄，在那裏停了許久，後來忽然生出一計，牠就用頸部插進網孔中，勉強掙扎出去，身上的羽毛掉了許多，以後他就把羽毛都收拾起藏在一座小土堆的後面，然後又到網邊把雪中的印子又用雪填平了。』

『甚麼？』

『還有從草坪裏來的一隻松鷄，在雪上躺著，好像是死了許久一樣，老鼠已把牠的尾巴吃掉了。可是牠以後又拿着刀子把靠近柱桿的網都剪斷了——牠沒有尾巴了，和這隻差不多。』說着就手指着懸在火爐上邊烤的那隻禿尾巴鷄。

何康一語未說，好像是受了鞭打過來的人一樣。

『還有一隻山鷄——是隻母的，和這隻一個樣子，牠在不知覺中墮入網中，那種情形真難看。後來想盡方法逃脫出來，藏到林中去了。可是最希奇的是牠走過去的足跡和小孩子的一樣。』

雅禮伸手將何康脫到火爐旁邊的兩隻鞋拿起，看了看鞋底子，說，『何康，是不是你的脚印？』

『我？胡說，是你！』

『這不是你的鞋麼？』

『噫！——是的，當然是我的。』

那位老年人聽了他們這一席話，發覺了他們當中一定有甚麼把戲，他慢慢地也明白一點了。

『何康，你今天過法格利橋了沒有？』他就問。

『是的，我想我是走過那裏——我——我回來走錯了路。』

『下次你再走錯路了，你還是走別的路好了。』韜哥會意了，說罷這句話就和雅禮一塊出去了。

他們去了以後，當然何康和他祖父隨便的遮隱過去了。

那時的雪下的大了，很可以做滑雪遊戲，可是他們弟兄們總是沒有機會去。現在他們不在山谷中設網，山上邊設網，同時還得給司各得先生伐木哩。

只有禮拜日他們可以自由，可是到了禮拜日他們又覺得沒一點事做，只嫌天長。很少的時候他們的妹妹們能夠來看他們，因為他的妹妹們出來很不容易，這次路也斷了，他們也沒有雪鞋，當然是來不成。

有天晚上，他們看見在牛棚頂樑上放着的一些木頭板子，雖是爲蓋鷄籠用去了一些，但留下的有幾塊好的。刨子，斧頭，刀子，小鋸等，那裏每樣都有好幾個。若是能給他們妹妹做個雪鞋纔好咧。於是他們就天天晚上做，比着他們自己穿的雪鞋做樣子，慢慢地就做的像樣子。雖不是十分雅觀，可是穿着也很方便的。

最後他們又把雪鞋上加了油，又穿了幾根軟楊樹枝子做帶子，這樣做的鞋誰也不能瞧不起罷。

自從那天晚上開始了學做木匠的工作以後，一直到雪鞋做成功，他就漸漸地上了木匠癮了。於是乎杓子、管子、箱子等可都做起來了，以後送他的妹妹們作禮物。韜哥甚至於學彫刻了，彫刻的成績還好，可是他自己並不很滿意，有時竟把快成功的彫刻向火裏丟去。雅禮不斷的從火裏把韜哥的作品救出，因爲他想着他哥哥將來很有希望呢。

## 十一 勝利的微笑

有一天，打了雀以後，他們出外遊散，那時雪纔下得不深，不好滑雪。可是雪仍然是在下，一直下到夜晚。他們出去遊散了很遠的地方，他們登上了山頂，以後就回去，沒有到家天色可已經黑了。自從上次和何康談話以來，所設的陷網，統沒有得着甚麼。但是那裏就沒有甚麼雀子，所以他們到底也不知道他的甚麼目的。

當他們下來到了一處最陡的地方，雅禮忽然跌倒雪上，並且叫着說，『噯呀，看那是甚麼呀！』

我沒聽見甚麼。韜哥說着就將雪鞋踏在一個雪堆裏停住了腳。

『你聽，好像有人在悲哀嘆息一樣。』

『恐怕是貓頭鷹罷，因為貓頭鷹能學各種各樣的奇怪聲音。』他們都停住聽，心裏都覺得有點不舒服，在這冰天雪地的山谷裏，聽這悽慘的聲音，真使人聽着心中難受。

『我們還是去看看罷。』雅禮說。

『好。』他們按着聲音的來處而去。

在山下的雪地裏，他們看見了一種黑影的東西，從那裏到那黑影子的地方還有雪鞋的蹤

跡。他們又看見了一隻雪鞋在雪上丟着，還有一個袋子。韜哥看見了，不禁大吃一驚，忽然站住了。

「啊！是個人呀！」他們都嚇倒了，最後還是鼓着勇氣，一直跑到那裏，想把他救起。還活着的嗎？他們仔細一看，啊！原來是何家的何康呀！

「噫！救命！」他哼着說，「腿斷了——跌下——那石頭上……。」

「是那塊石頭上嗎？」他們看見了那邊他滾下來的印子。

「我……冷得很……傷……得……」

「在這裏好久了麼？」

「我想有……有幾點鐘了……來打……雀子……」

當他們把他扶起的時候，他悲痛的聲音，實在可憐，他自己也有些驚懼。

「請快救我回家罷！我……我……今日沒有捉你們的雀……雀子呀。」

救是要救的，他們也樂得救他，可是怎樣救法呢？他們先儘量的脫他們自己的衣服給他穿上；韜哥想把他背起來，可是穿着雪鞋走着很不方便。這時何康覺着痛的很，仍是不住的呻吟着。怎樣到山下的村裏去求救呢？若是那樣費時太久了。但離法格利村不甚遠了，只要到那裏就可以設法了。

『把我放在我的雪鞋上，勞你們拖我回家好了。』他唔咽着說。

他們就試了一試，一對雪鞋不够，於是就把他們自己的雪鞋都脫下來，用鞋帶腰帶以及襪帶等把牠都綁起來，又找些松枝放在雪鞋上，然後把何康放在上面。那時雪還不十分深，可以在上面經過。他們儘力的把何康向法格利村拖。

拖到之後，天色已經很晚了，並且天氣也非常冷，可是不久他們可就將床舖被褥等都變暖和了。然後他們把他安置睡覺。這時他又痛又累，簡直不知道別人是怎樣招待他的。他們把他的褲子脫去，看看腿部到底是怎樣的傷，呀，真害怕人！膝部以下統統都是傷痕血跡，全腿都腫了，又青又灰。足部腫的最厲害，冰冷得可怕。恐怕也就是凍了。於是他們先用雪摩擦，然後給他蓋上被子，好好地照應他。這次何康的災禍給他們弟兄兩人一個很大的激刺，『人有旦夕禍福，』真是不差。這嚇得他們兩個幾乎不知道怎樣做是好了。

『我們應該下去告訴他的父親。』

『當然應該，可是請醫生還要緊呀！』

他們也聽說過，遇着像這樣的不測來的時候，應該先請醫生。

『還是我走這山上的小路先去請醫生去。』韜哥想了一想就這樣說。

『你太累了吧，黑地半夜裏，又是陰天。』



『你看，這我必須得去，沒有路也得去。』

『何家沒有電話嗎？』

『你該知道夜晚接不着電話的——可是對我並不要緊，我以前夜晚也會走過呢。』

這時他們兩個彼此望了一望，都回憶起從前母親病的那個時候了。真希奇，現在何康也倒病在床上，或許他也會走母親走過的路，不，他們應該儘力扶持他！

雅禮一句異議都不敢說。

『還是你快點到何家報信去罷，我們兩個都離開他固然不對，這也是沒辦法的事。』韜哥說。

很快的一預備，說聲可就出來了。

雅禮急欲報信，不及說甚麼爭辯的話可就去了，可是他去以後，韜哥自己一人料理得也很好。他想只要別人可能的，他的哥哥也能，韜哥很有一些自信力呢。他不虧做個哥哥！又能幹又慈善。雅禮想到這裏，就覺得自己有些地方趕不上他的哥哥。他覺得連他哥哥一半的仁慈都沒有。趁此時機，發奮還不遲呢。

他拭去了眼淚，按他所知道的懇勸去侍候何康，以後就又穿上他的小褂子，希望能早趕到何家去。但是何康看到這種情形就細聲說。

『你那裏去？』

『去給你的母親說一說。』

『不要去，你不要離開我！』

『快得很，我一下子就回來了。』

『不，不，請不要去罷！』他緊緊地拉着雅禮的手，雅禮試幾試想脫開去，都被他那驚怕了的聲音『別離開我！』所阻止。那時他差不多已失了知覺，也不能用甚麼理由說服他。

雅禮真是怕了，若是何康活不到天亮怎麼辦呢？或者不等醫生到就過去了？母親的死正和他的光景一樣，也是先失去了知覺，然後慢慢地就死過去了。雅禮不知如何是好，他不敢一個留在家照應何康，又不敢把他一人留在那裏。他的憂慮時時刻刻的增加；如若現在何康就此死去，他是脫不去責任的呀，因為他還沒有做完他應該做的使命呢。他總是留心聽着何康的呼吸，摸一摸他的脈，連門口都去不得啊，天呀，這使他怎麼辦？使他怎麼辦？

最後他坐在床頭前，膝部放着一本聖詩，於是就打開念那段「病床禱詩」，他只是輕輕的唸，淚點不知不覺間都落在書本上了。他也是不時地拭乾眼淚以便繼續的唸下去，何康躺在那裏，呻吟着，半睡着，或許他一個字都聽不見；但是雅禮唸的主要的目的，恐怕也是在安慰他自己罷。

他在那裏坐着，聽見門外有腳步的聲音，不久何康的母親阿夫人可跑進來了。

『何康在這裏嗎？』走到床邊，『何康啊何康，我的兒啊，怎麼了？啊，你還在世上呀，哈哈感謝上帝！』但是她的快樂不久可又變作憂傷了。

雅禮轉過眼來，屋裏可已經來了幾個人了。何保長自己站在床邊，也是不住的拭眼淚。別村裏來的人都擠在門口站着，都是全身是雪。他們看一看他，看一看何康，再看一看何康的母親；一種羞怯的情緒圍繞着他，他就急忙地閉住書，拭乾眼淚。又來了一些人，還有一些女人，外面也站了一大些人；都是穿着雪鞋從附近的各村上來的，許多還拿着臘燭呢。

——何康那天到天剛黑的時候還沒回去，他的父母可就發急了，到處差人打聽，許多鄰舍都出來特地找他，找了一晚，一直到大半夜。當天晚上雪下的很大，拿着臘燭在雪地裏找他遊散一天的足跡，幾幾乎是不可能。那麼久的時候都沒找着，他們差不多都想他是已經在那裏死去了。縱然沒有別的危險，只是凍也凍死他了。他的母親簡直是愁悶欲絕。

最後他們分散開，以便能够多找幾個地方，末了他們到了韜哥找到何康的地方。藉着這個蹤跡他們纔得到一些引線，可是是死是活他們無從得知。

但是現在他們聽說他沒有死，大家都安心了，站在門外的人把這個消息一傳十，十傳百，沒有不稱讚韜哥和雅禮的。這時大家都忘記了從前聽人所說他們弟兄們的壞話，都是一

致爭着講論他們的好處。可是此時並無人和雅禮講話，只是保長對他說：『你該早告知我們，免得使我們找這麼久呀。』

『我脫身不得，何康不要我離開他一人在這裏。』雅禮這樣辯護着，身子靠住了牆，嘆了幾口氣。

『韜哥呢？他那裏去了？』

『你看他不該去請醫生麼？』

『雪路這麼不好走，他一定不走捷徑的山林路罷。』

『是的——他以前走過那條路。』

他們同想到韜哥去冬爲他母親所做的事，恐怕這次能够辦到。

雅禮到外邊看見雪下的更大了，不禁想起他的哥哥，這夜請醫生真不容易。可是他不至迷失路途，啊，不，雅禮想或許沒有甚麼，韜哥可以平安回來的。

保長這時不再同雅禮講話，他不責備他，同時也不稱謝他；這時他該想的事情太多了——照料何康，差人備馬去接醫生，預備招待醫生……。

但此時有位婦人拍着雅禮的肩說，『好，做得很好，雅禮，你的父母在天之靈知道了一定很高興的。』

『還是我哥哥幫的忙多……』

\* \* \* \* \*

深更半夜裏，醫生從夢裏驚醒；他本是疲倦已極，很想藉此安息一時，那知又有人敲門，不答應他罷，可是敲聲總是不息，最後祇得起來，走到窗前，問問是甚麼回事。

在門前站着的韜哥，一隻手拿一隻雪鞋，滿身是雪，口乾氣喘，幾乎說不出話來，可是最後終於說出了，請醫生即刻到法格利村看病去。

『對不起，我不能去，天色太晚了，我累得很，很需要休息休息，明天早上我爲到別一家病人處去瞧看，恐怕明天晚上可以到你那裏去。』

韜哥聽了好似一盆冷水澆頭一般，在冰天雪地裏的掙扎過來的成績，幾乎等於零了。恐怕等不到醫生到，何康就會死去了罷。

『他會要死了！』他高聲叫着說。

『可是我實在是太累了，或許我也就會死的！腿破了不礙甚麼事，不會有甚麼危險的。』

『不止是腿部呀，他曾在外面躺了許久，要會凍死呀！纔失去知覺。』韜哥辯護的聲音，好像他自己在最愛傷時的呼聲差不多。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知道。』他閉着了窗門。他自言自語的說，『那孩子在外面

站着是想誘着我隨他去罷，」可是他再也睡不着。聽他說話的聲音似乎不是說謊——他也從未說過謊。他彷彿從前見過他——可是在那裏見過他呢？是去年冬天罷——。啊，他記起來了。就是去年冬天穿林越嶺，冒險前來救他母親的那個孩子呀。但是他的母親死去了，他上次的冒險結果等於零，這次能够還要他等於零嗎？

是的，他再冒險一切的險，甚而冒生命的險！他能做的工作沒有做當然不能求安息，可是一位醫生還不如這個孩子嗎？他穿着雪鞋，冒着大雪，在外面已經有大半夜了。一個成年人——一個真正想做善良的成年人——不應該坐在雪車上走幾哩路做點好事嗎？這位醫生的思想漸漸轉向這方面來了。於是他就起來，再打開窗戶，看見韜哥自己仍在門階上坐着，凍的差不多縮成一團了。

『來罷，小孩子，進來我們可以商量一下，』醫生說。這時他的聲音和靄得多了。韜哥於是也就急忙進去了。

女僕也叫起來了，她爲醫生預備了些點心，並爲韜哥預備了些東西。

『要是你同我一塊去，恐怕你太累了罷？』

『啊，不累，當然不會累的！』他聽見醫生答應要去，心裏非常喜歡，忘記了自己的疲乏。

『你身上都濕了，恐怕你會受寒。』

『我走的快一點，可以增些溫度。』

醫生很快樂的笑了。他又吩咐女僕爲韜哥找幾件乾衣服；醫生自己穿一件又一件的，一直穿的好像一根木桿一樣。在頭上又披上他妻子的狼皮外套。最後預備好了，韜哥就靠在醫生的旁邊坐在雪車上，他們去了，風一般地馳進黑色的冬之夜裏去了。

在路上醫生很詳細的問了問將何康拖回家的情形，更問了些關於他們弟兄姊妹們近來度日的情形。他很詳細的追問，慢慢地把他們弟兄們這一年來吃苦受曲的種種詳情都問出來了。韜哥也是不由己的甚麼話都說出來，甚至於他們的園子是怎樣修飾的，鷄子生幾個蛋，他們將來的計畫等等都和盤端出來。他又說他們四位將來長大了，都預備在法格利村結婚成家等，說到這裏，他忽然想到自己不該說這些無聊的話，有點害羞了。可是醫生始終未笑，都誠意的和他表同情。

天色未亮他們可到了法格利村，何康的精神已經沮喪得不堪設想。最壞的就是因爲他在外邊凍的時間太久了。至於是生是死，還是一個疑問。總還有些盼望吧，因爲醫生也能够來的這麼快呢。

這時只有叫他暫且在法格利村養病，移回家去，當然是不可能。阿夫人和一個女僕，還有幾個使喚的人都搬過這村裏住，好像這處宅子也是屬乎他們自己的一樣。到了夜晚，韜哥

四位當然都是睡在地上，白天到山林中去拾柴。他們和那些照應何康病的人在一起，覺着有些不自然，好像是他們應該避嫌疑離開那裏，他們在家說話都覺得受拘束不自由。

但這時的何康已非昔日的何康了。他和他的母親這時甚麼話都坦白的認出，何夫人從此也得了一些新的消息，她對於以前虐待他們四個孤兒的心思，這時覺着非常羞愧。

醫生又來看了一次，據他說這次好得多了。韜哥和雅禮那時在外面照應醫生的馬，他們忙的又是拍又是摸又是刷的，一直到醫生披上外衣出來預備起身回去。在分別的時候，醫生握着保長的手說道：

『你的兒子就會好了，好了之後你該感謝這兩位弟兄的帮忙。』說着以馬鞭指着他們弟兄兩個。然後轉向這兩位弟兄說。

『韜哥，只是你在這法格利村住嗎？雅禮，你是你哥哥的管家的，是不是？』他們站着，腿踢着雪，眼向下看，一句話沒說。

『不要害羞，這正是你們的光榮，人家怎樣，你們也應該怎樣，——何先生，你還有甚麼話說麼？』

保長先生往遠處望了一望，然後又用粗大的聲音吞吞吐吐的說，『啊！是呀！我也是這樣想。』說着淚珠從眼鏡眶下流出。



『好，再會了，孩子們，多謝你們的招待；明年我要來看你們的小花園，希望那時更大更好看些』醫生去了。

醫生去了，保長和他們兩個留在路的兩旁站着，似乎這時保長有許多話要說，可是很難說出口。

『你們救了阿康的命，我真不知道怎樣謝你們，——你們要甚麼我都可以答應你們。——我們甚麼都不要。』

『不，不，我想不能，還有點別的事情，我還有些林場沒有伐過，你們妹妹們回來了——還有你們的法格林老牛——你們可以定一個時間來，我可以給你們找些工作做。』

『真的？你可信得過我們嗎？』韜哥的聲浪顫動了。他並不覺得他背後的手已經被白二握住了。

『是的，韜哥，現在甚麼事我都信得過你了。我真知道以前我是錯待了你們，希望你們原諒我罷。』他的眼光直射到韜哥的眼睛上，繼續又說。

『你不想——你不預備再給我做朋友了麼？』

韜哥接受了他的話，同時眼睛裏都貯滿了熱淚，可是在他的口上却表示着極光耀的勝利的微笑。

——完——

28 MAY 1949

17 MAY 1949

中教主降生一九三七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

勝利的微笑

(每本定價大洋壹角五分)

Fagerlia

1/5 1/4

著	筆	出	發	印
者	者	者	者	者
Fagerlia	慕天恩博士	艾瑋生	中華信義會書報部	漢口信義書局

(如欲翻印須得本部許可)

Fagerlia

By Halvor Floden

Tr. by Dr. R. Mortensen and Mr. W. 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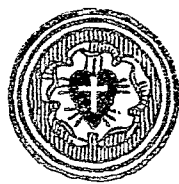
Lutheran Board of Publication

FIRST EDITION, 1937

SALES OFFICE

Lutheran Book Concern

Hankow, China



**Cat No. 650**